



3

誠齋集卷第七十六

序陵楊万里

廷秀

記

隆興府奉新縣懷種堂後記

奉新人士王模表去非將仕郎曾商英移書合辭來請於余曰先生宰彭吳日大帥樞密武夷劉公嘗請於朝為民除僑田之害邑人德之作懷種堂以祠之先生祀之矣今又有記者蓋自紹興徑界既行民田既上惟是田之在官其名曰營者皆地之幽遐疇之河萊民之荒弃者也於是官死日不討其民強而授



之曰惟種惟糧於我乎取惟犢惟來於我乎貸惟繇  
惟更於爾乎復厥田畝賦米斗有半厥土畝賦泉六  
十民咸利其薄征始耕競焉其後設臣建白帶之於  
是民之田此田者以泉饋官以田業已不省其害也  
吏言於官曰新田之賦不當責於民田之賦於是兩  
稅二役猶然負累為帛卒重其佐易而為泉民  
之輸者其費視旧十百始不堪命民訴之邑謂之州  
州諏之吏吏曰不可今明府張君瑄未及下車究知  
民之甚病者在此力謂之州其不可益堅於是君孤  
憤不勝欲解印綬挂縣門去模三人牽幡倡邑民遠

苗曰寧存民病勿失賢宰今請不可何知後終不可  
耶後有賢帥与賢宰意合則必可已矣未幾孰孝尚  
書廣漢張公來帥豫章君欣然曰吾幾安去今謂不  
行則去不安矣即重謂之於公、忻然行之吏猶爭  
曰不可公一不听於是田無故新均曰民田賦無抑  
配均曰正賦然後新田之民為戶一千有九十感者  
解凋者蘇疾者除卒以手加額而相賀曰微吾宰張  
君不能爭吾民難爭之賦微吾帥張公不能從吾宰  
難從之請是可不大書特書以侵張公莫厚之惠以  
慰吾民無窮之思願先生記焉模三人者當与邑之

民繪公之像與劉公同堂社而稷之前劉後張文武  
忠孝則人相若師長慈惠則政相若劉礦疾苦則事  
相若而公至立二碑對峙式亦厥垂其不泯曜先生  
雖款辭將何辭余謝曰其何敢辭或曰兩公除民之  
害則同然而孰難余曰劉公易也張公則難耳且事  
有欲為而不得為有得為而不欲為不得為者在  
我款為之我能言之耳行與否在我乎故曰難劉公  
是已今張公行之自我不行亦自我上无柅旁無牽  
顧我不欲耳我款之何難焉曰惟其得為亦得不為  
是以難為何也以新田用旧賦指州家十百之利其

細匿官其大匿勳何謂不難或曰張公似非難也苗  
此以遺張公者則難也併書其說以答三士慶元戊  
午人日具位揚万里記

靜菴記

宋中興以來自 高宗及 孝宗及 太上及 今  
上四聖御極七十有四祀臨軒策士凡二十有三得  
人衆矣不可而詳已惟我大江之西有一族而叔姪  
同年者一時艷之以為盛事若子与故叔又麻陽今  
諱輔世是也有一家從兄弟同年者若子族叔祖忠  
襄公之二孫曰炎正曰楚信是也有產兄弟而同年

者若吾州印岡之羅曰維藩曰維翰蘭溪之曾曰天  
若曰天從是也有父子同年者若清江之徐曰得之  
曰均是也至於父子有後先異時而同登甲科者誰  
欽故資政殿孝士參知政事清江蕭公照紹興十  
八年甲科第五而其子景伯又以淳熙十四年甲科  
第四張弓治突葉名第趾美其不又盛矣哉中興以  
來一家而已景伯收科之年蓋孝宗之季王道邇  
隆之時也如唐之正觀開元如本朝之慶曆元祐  
而景伯以卓詭切至之言上當聖心臚唱之日參  
政以疑丞侍王座觀殿上傳呼其子姓名景伯既

出班再拜謝恩畢參政自帝左右趨而下文石復  
再拜謝恩自宰相侍從百官及在廷之士皆咨嗟歎  
羨予時亦以省試官待罪廷中日觀盛事謂景伯十  
年鳳池名位視其父有過之無不及者後十四年予  
既以衣冠挂神虎門上而景伯方為國子博士兼史  
官遺予書申達嘗讀易竊有志於靜之一字則以名  
其所居之草庵以自儆焉敢請先生一言以記之予  
復之曰在易貞雷而其悔山以靜之動之義也故其  
卦曰頤之者養也貞山而其悔雷以動之靜之義也  
故其卦曰小過小過之也知以靜之動之為養又知

以動，靜之為過則靜之道得矣。然聖人猶有大戒焉。何戒也？厥戒在初，小過戒在上。然則靜終不可動乎？曰：靜而不動，可以動矣。慶元六年五月，日具位楊万里記。

張希房山光樓記

永豐石井張氏秀民相望焉也。昔乾道向文仲武仲弟兄好義，喜賓客，治樓觀，築園囿，與往來士大夫行樂其中。文仲之樓命曰霽月，武仲之樓命曰憑虛。皆求名於予而予命之也。今垂四十年矣，客有自石井來者，予必問二樓无恙否。為我寄聲樓中風月客。

曰：霽月故无恙，憑虛今為烏有。先生笑予每嘆息。歲月無幾何，而物之廢興乃爾其速也。客曰：憑虛雖廢，而武仲有賢子師良，字希音者，種孝悌，詞尤工。詩句即其旧，所作新一樓廢汰，皆字靡適。今覽字前有峙峙，上有苑峙，外有沁，中有渠，沁外有晴，霏若博局，峙外有溪，橫若羅帶，是皆未足為樓中之偉觀也。因出袖間一圖，予披而視之，則佳葩美木，繁蔟爭發，秀色奪目，奇芬襲人。予為驚，喜客曰：未也。客以右手卷其軸而左手舒其袷，樓隱隱沒沒而葩草亦翻，退蔽忽有，万峰橫空，起立迎者如黛，遐者如黝，濃者如

濕淡者如瓦鏡者如筍卓者如屏跳青躍碧呀雲喻  
霧或向而來或背而去或偃而倨或倭而揖或奔而  
追或凝而迫居予不覓眸子眩晃應接不暇客曰某  
之來也希房九頓首奏記願徵福于先君武仲敢請  
先生名此樓且記其役予曰韋蘇州之詩不云乎鳥  
啼山光夕此古今絕唱也命以山光可乎客謝曰幸  
甚年月日具位楊万里記

韋貢道院記

贛之為州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粵之北垂故襄贛  
一路之兵鈴而外提二境之戎昭其地重矣邑十而

大疆袤而阻物夥而昌其事業矣民毅而直小誣必  
見於色小伸即釋可以義激亦可以氣而慝其俗古  
矣地之重事之叢倍之古故視邦選侯比他郡惟艰  
慶元五年前尹直秘閣郎中三山彭公改帥五年  
皇上命祥刑使者華文武卿雪川俞公兼領府事蓋  
弄印不畀者將暮逮十有一月以畀今尹右使舍人  
括蒼張公：來之初延見士民覽觀風謠愛其質直  
信其无諛則顧其耆老而諭之曰而之所大欲將死  
在於父母妻子之相安乎將死在於衣食飽濕之不  
匱乎將死在於刑憲頌繫之无麗乎皆對曰諾公退

而喜曰謂贛民未易治者皆謗吾民者也即表聞于  
上曰凡厥有生性皆本善又曰若先以小人而待人  
豈古者良吏之為吏斯言一出十邑之民以手加額  
家傳人誦楮生毛穎其價十之於是令无出之而  
必承一改之行而必傾无改民勇於孝悌无息  
民爭於耕織年穀大穰盜頌頓清未暮年而贛之  
治声以最聞焉於是上府之督郵從事皆頌公曰公  
之表初人始而未信中而信且疑今固不信矣非夫  
人之信於公而公之信於人非夫公之信於人而公  
之信於心也大哉心乎以政化者操木之柱以心化

者以抱召嚮公矣指其燕喜之堂曰此非燕喜之堂  
吾州之道院也賓皆曰然遂易其扁曰章貢道院而  
以書屬予記之則書其所聞以復之公名貴謨字子  
知每予友善今二十年云庚申十月十日具位楊  
万里記

湖北檢法聽盡心堂記

鄱陽忠定張公參政孤忠大節霜清玉潔在廟堂而  
百官聳在邊鄙而四夷服在出處而万民仰蓋紹興  
名臣之冕弃江左人物之泰華也由今望之生氣凛  
故其典刑文献衣被子弟傳袞宗族如漢韋平如



晉王謝家芝玉而人鳳麟今湖北冤臺檢法官張君  
瀛其群從之仲季也以達孝懿文拔奇輩流蚤踐世  
科趾美績聞方當 聖上体天大德蹈舜好生妙選  
膚使桂林唐公為祥刑使者又差捧語椽如君者以  
賓贊之而諏律焉退之所謂志同氣合川泳雲飛者  
不在此其將焉在君於今年某月某日以公解久敞  
撤而新之於其東偏作一燕室闡其上而堂其下扁  
其堂曰尽心蓋取諸禮經例成之戒也不遠千里移  
書獨記於万里曰瀛不佞生也後仕也遐願一就先  
生之不風而亡繇然幸與先生之筆子為寮於斯將

有請于斯：堂也斯名也瀛竊願孝於例成之君子  
焉惟先生進之某復之曰尽心於刑其戒在禮其說  
在易：之中孚曰君子以訟獄緩死夫訟獄云者將  
訟而入之訟抑而出之訟緩死云者將後之而求其  
死歟抑亦求其生歟而君子之孚於中而誠於心者  
知之矣此尽心之說也昔于公之陰德其慶在空國  
歐陽崇公之仁其報在占一先生君子遲之若君之  
尽心者今蓋稀矣空桑不云乎豈若吾身親見之哉  
惟君楸之嘉春元祀十月望具位楊万里記并書

安福縣之南三十里而近有秀溪者十里而九紫凝  
為天鏡涌為車輪行為齊執魯德之攷激為金管玉  
磬之音人士周奐彥博居其上築館臨之命之曰秀  
溪書院講經有堂諸生有舍叢書於間旁招良傳以  
訓其四子曰伯紀承勛仍大同良齋先生聞而嘉  
之為大書四字以署其堂焉彥博來問於予曰奕也  
聞先生之於後孝勿之有拒焉爾矣蓋有不可教而  
教未有可教而不教也蓋有未嘗問而告未有之問  
而告也奕將俾諸子之孝繫理義乎或曰若是哉  
其左也今之仕者非此其出也繫文辭乎或曰若是

哉其誇也古之孝者非此其入也顧先生推張謝公  
大書之院之旨以啟其衷予對曰子之言皆是也抑  
漢高帝所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我今告子  
以為聖人之徑君子之孝端奚事乎道之以人之理  
齊之以人之綱如是而止耳綱焉在曰親曰君而止  
耳理焉在曰孝曰忠而止耳故勳夫地貫日月通神  
明聞金石表四海範百世莫大乎忠孝者孔子嘗  
謂古之孝者為己矣欲知古人為己之孝此其是也  
曰左可乎若夫孝文者孝弟之餘力也脩辭者立誠  
之宅里也故四教首文黎猷先言昔者子張嘗孝于

祿矣欲知今人干祿之孝此其是也曰滂可乎將由夫或者前之說乎是木植而斲其抵也將由夫或者後之說乎是穀茹而訕其耘也子於斯二者惟勿後乎子之所先者勿先乎子之所後者勿訕其耘左者其不右乎勿斲其抵滂者其不墜乎子盍於孔子張而向之乎彥博嗜孝而強記經史百氏靡不徂頭云伯犯承勛委之以詩孝首選於膠庠餘皆競爽嘉泰壬戌人日通議大夫室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楊万里記并書

醉樂堂記

吾州歐陽氏皆率更之苗也率更之葉五傳者曰綜刺吉州子若孫遂家焉綜之葉又八傳者曰萬宰吉之安福其子若孫家于吉者派為三支一支為永豐之歐六一先生是也一支為庠陵之歐近世詩人伯威是也一支為安福之歐今奉議郎賜緋魚袋昭之是也昭之自未冠在縣庠弟子員中已嶄然角立讀書五行俱下誅文屢中甲乙至鄉幸輒不憚乃拜王父藤州史君門子之命非其好也四轉而為永州錄事參軍於是年四十有九矣慨然太息曰大丈夫不為夙翮九霄之鵬則當豹隱南山之霧耳安能作韓

退之判司筮楚之酸語乎昔朱買臣曰吾年五十當  
貴吾心曰吾年五十當隱於是上書北闕願致為臣  
挂其冠即日自駕柴車歸安福東門外秀峰之西麓  
開三徑壑九畹垣一圃畀千畦昼尔于行宵尔于營  
某所高寒亭之榭之某所深窈沼之趾之某所演迤  
花之竹之其芟其蘭尸祝灵均其菊其松尚友淵明  
其石其泉佳招游者日与方外之士觴咏其間乃作  
一堂庵有万景指以醉樂師我醉翁堂成而客落之  
客曰醉翁之樂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子之樂何如  
召之笑曰我我乱醉款眠姑俟他日召之名似得謝今

十年笑嘉泰壬戌閏月望通議大夫宝文閣待制  
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楊万里記

永新重建宝峰寺記

安福之南垂永新之北際介乎其間有山孤秀其高  
五千丈其袤數十里遠而望之傑乎如王公大人弁  
冕端委束珪佩玉坐于庙堂之上使人一見而敬心  
生焉迫而視之澹乎若岩壑幽人被薜荔帶女萝蒼  
菊為粮細蘭為佩呼吸日月接滢雲烟使人一見而  
塵心息焉故老相傳其名曰万宝峰云距山不遠有  
浮屠氏之宮曰宝峰寺歛山之翠納山之光領山之

要里人之樂遊焉而樂之尤者槎江居士朱君諱戩也始游而愛其幽遂斫而來久而返超然有會於心久而忘歸既而惜其棟宇之壞墜漫漶欲葺而新之蓋心許而未之言也一夕夢至某所若道家所謂小有天者其地瑤玉其厦金塗其浸美葉其林曼羅其禽頻伽其物後視其人褊袒右肩其服珠琲孔翠往々或跨龍鳳以為馱或坐蓮箔以為床駕雲騰空起忽變化頃更山川草木異彩炳煥皆石金色光奪人目霍然驚起曰悟曰茲非予之心許而未言者耶則倒索召匠斲山取材為殿為堂為寢為廊為門為墻

為圍為像撰斲堅好凋飾備具金碧有爛教鐘有鏗市腹田以業其生賈度牒以世其徒遂為衆山佛宮之冠至其子良肱再葺葺焉近歲戊午燔於鬱攸其孫知微知廣復一新之焉於是壞之蕪者葺其之窟者夷級之缺者甃宇之燎者玉像之亡者補尺椽寸甍者非其旧其旧惟數古佛及政和間大一鍾而止耳里人從觀者羣者喜其復穉者駭其遷遠者賀其新寺始葺於紹興之甲子再葺於紹熙之庚戌一新于慶元己未之仲冬後先之費為錢之百萬云既成知微介予倩劉億來謂予記之予喟曰天下事患莫之

倡之矣惠莫之繼然士大夫之家而祖而父偶以  
術業繼以荒嬉是亦繼也有能如知微弟兄之繼其  
父祖之志者乎無也抑請大之其明年四月十一日  
通設大夫室文閣待制致仕楊万里記并書

長汀縣重修縣志記

閩之為郡八孰難理曰汀之為邑六孰難理曰長  
汀曷難乎汀曰其山峭岵其川怒湍其民悍堅曷難  
乎長汀曰汀為閩尤長汀為汀尤天台謝君周卿佩  
印徂一之日顧而嘆曰地圖險易險易在誤罔悍  
愚悍愿在改爰整維綱爰究源委以肅乎氓者肅乎

躬以繩乎胥者繩乎裡先是邑以瓚監為田外之賦  
盜以釐錢為俸外之給君曰非今甲也則却而儲之  
於外府迨暇巡行邑居周視墻屋向其門序傾西墮  
東向其闔扉上兩旁風向其帟庋戶橐囊鑿壁空初而  
戚既而憚曰不有外府於是畢捐所却之布為錢萬  
者百迺市松石迺陶甃甃迺屬區後門序鼓樓之屋  
若干區皆因故為新園扉之屋十有二區帟庋之屋  
十有四區皆以新為易故又以其贏為燕息之所其  
肇造者曰豹臺曰村莊曰靜節之祠亭曰森爽閣曰  
蓬萊其更造者曰琴堂曰偃室曰槐堂匪棘匪梓若

卷若勉暮年僂功無糜公歲無聳民听霍然山出煥  
然震湧君子謂是役也一孝而三善具矣費而不費  
捐以所却取疑從舍受疑從辭不曰潔乎不知其賦  
視其贏不知其野視其庭不曰敏乎事輯而民不疾  
役不迫而功就不曰惠乎仲尼不云乎借我不齊之  
所治者小嘉泰三祀二月庚申具位楊万里記

瑞蓮齋記

吾邑之士蕭君季隨弓冶祖考襟帶詩礼耕獵陶猪  
士之良也少之時徒手持一泓暨一中書君步入吾  
州万鹄袍之塲其声籍甚也已而曰是不足為歸而

適其光遺其子異及遠從侍郎張章公為其文  
日進士友推服歲在戊午其子肄業為房之前池中  
生蓮一莖二葩章公聞之曰煉耿之社於為之地矣  
是秋有司荐異詣太常又上異之子應雷可博士第  
子負章公喜曰吾言其有合於則大書瑞蓮為三字  
以遺季隨季隨乃遺異來揭予記之予曰章之所謂  
瑞其止一蓮而已乎將不止于一蓮而已也予聞蕭  
氏之先其種德百年至季隨遂有聞焉不曰瑞乎至  
異又有聞焉不曰瑞乎至應雷又有聞焉不曰瑞乎  
抑予孰有以楹焉者而家在唐白瑞自遇持園東者

八葉茲又瑞之大者予歎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  
可無楸乎抑予就有以擇焉者瑞之忠復之直瑞也  
嵩之貴俛之遠亦瑞也後之瑞之于而家者也前之  
瑞不惟瑞于而家者也予歎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  
九可無擇乎嘉泰甲子灯夕後二日其位楊万里記

### 山居記

山居者待制侍郎雪川沈以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  
不于其山于其郭而曰山居者癖于愛山也人各有  
癖或子癖于馬賓王癖於山郭居而名以山居以見  
愛山之意無道而非山也賓王曾次西蔭如風標月

隴豹致清曠如雪山冰經身居金馬玉堂之迤而有  
雲嶠春臨之想或在猷袖論思之地而有灞橋吟哦  
之色家沐道場何山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郭非其  
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  
過之而嘆者曰君子之宅有之有晏子之宅有康信  
之宅庾子林晏子市也今子之宅晏也非庾也而曰  
山居嗜甚美子之愛山也抑亦居則有矣惡觀所謂  
崑崙哉問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那得清壁之倚天  
問其牆東則唐肆之區也那得千岩之秋氣向其極  
目則黃公之壚也那得飛泉之漱玉者羊叔子有鶴



嘗矜其能舞一日嘗至求觀以為出之竟斃斃不能  
年今子之山居將年數羊公之鶴乎賓王嘆曰子知  
笑吾之年山而有山不知吾之嘆子之有目而玩目  
也吾嘗仕于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天台矣又  
嘗守會稽矣翠浪玉虹丹立赤城若耶雲門千岩万  
壑至今磊々皆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怪石相  
重松竹相友泉流相暉其曠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  
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冷然者非瀑布蘆泉乎吾  
居年山吾目未嘗無山子目無山吾居未嘗無山開  
禧乙丑六月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万里記

卷終

誠齋集卷第七十七

廬陵楊万里

廷秀

序

施少才逢尸甲葉後序

逢尸甲葉者吾友生蜀人施淵然少才之文也吾讀  
其文槁乎其无文也又取讀之則庾乎其有文矣讀  
其詩香乎其无詩也又取讀之則琅乎其有詩矣无文  
而詩今人以不嗜則宜有文而詩古人不嗜之即嗜  
而不嗜非施子之所歎知也吾独有嘆焉閱焉而不  
以觀市焉而不以函施子之為人則然詩文云乎哉

則其窮也亦宜吾蓋喜而悲之施子而不窮施子當  
不喜而窮也吾又奚以悲吾不以悲夫施子之窮而  
以悲夫窮施子者也斯人也有斯文也有斯詩也而  
有斯窮也非夫窮施子者之為悲而誰為吾以悲之  
而彼又何辭焉藉曰不受則吾為安人矣吾安則施  
子又大安矣施子安也欲邪不安也欲邪吾不安也  
欲邪吾安也欲邪施子之於此道也勤矣且至矣  
吾猶有以為施子贈勸而安而後思不疲至而忘其  
至焉則詞泰矣思逸而詞泰則古之人其去我遠者  
乎抑近者乎既以為贈亦以自贈也  
壬午秋九月

五日書

送蔣安行序

王道熄禮義廢夷禮困以肆欲天下不脛而秋者否  
也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愛其戎漢之君志荒  
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為好此五胡  
耶律之先驅也非乎五胡耶律之禍也烈矣五民不  
創而顧樂之哀哉人固自智也而樂禍也則亦安所  
立有所悞焉無所立而求道是故無得於安而有得  
於安有所悞而畏死是故安之中又滋其安焉死生  
之故鬼神之情狀聖人不知之耶而不以訓愛乎安

之勝也佛之說曰生幻也死而禍福實也生有而有  
死以其妄宜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不待愚者而後  
信也何也智者疑中人疑信半愚者信半爾疑也疑  
信半也則於此塞其哀信也則微以福其親矣不者  
家者累里者讖矣嗚呼夷禮而親焉讀之大也夷信  
而身焉亂之大也然下違乎和民而止通王公大人  
安焉子讀且亂而不知惡也豈皆為之者之過歟抑  
有所不欲為而不得不為歟不嘗於迫而斃於怵者  
幾人也佛足道哉亦夫特立独行率天下非之而不  
顧者又為人也佛足道哉吾誠悲之零陵之士蔣安

行其家故負喪其親哭踊葬祭甚禮而零陵之人不  
稱孝焉向焉則曰佛无所禱也安行聞之羞未始聞  
之也嗟乎不能於王公大人而能於匹士其賢否何  
如哉而零陵之人云者人病乎安行病乎佛之行乎  
中國幾年矣佛之信將秋乎夏矣人之聞於古也弗  
絕而絕矣而安行毅以守如此天下之大曰无安行  
乎聖人者作因天下守者之心明先王中正之道而  
禮復于古言異有禁術異有誅以攘佛者之妄而謂  
天下不復於先王之治不可也吾既于安行乎嘉  
之而又以深有嘆焉知我罪我吾敢知乎哉

送郭慶道序

万里老母病肺且二十年謁醫於江湖遍也大抵夕  
瘡而朝發万里有憂之來零陵聞人士有郭慶道者  
於醫无所不工且而視焉發藥一二而去初服食之  
未始有藥也未几則未始有病也它日問之曰鄉也  
饋藥一何少也而其功一何後也然初後而卒不後  
焉又何術也慶道曰醫不必言也且子以多貴乎  
則泚水之役符堅法當勝謝玄也且子歆已病乎歆  
嘗藥乎威文之霸不數年而成也而敗亦稱是三代  
之王者皆百年必世而後與醫身之為醫國異不異

也天下之人惟其无所揆也有所揆則必有所成不  
於其成之待而於其初之貴夫其初者不可見也而  
其成則不可禦世之人忽其不可見以敗其不可禦  
者何數也醫不必言也万里聞其言欣然有令於吾  
心為書其說以贈之隆興元年三月一日序陵楊万  
里廷秀序

送王才臣赴秋試序

予退居于南溪之北涯三年户不閉而無客未嘗掃  
迹而出無所於往問一出則遇鄉里之達官要人鳴  
呵傳呼則又匿草間以俟其過乃敢行及所至或逢

商有無議什百於如也聞予來則泯默罷若去燥濕  
若酸鹹至于時之所指以為迂儒寒士達不受於予  
而劣不少於予者則徃日來而月不去晨生則際  
夕主而有飢飽而談有餘味人不惟以嗤居者亦  
以嗤來者不惟人之嗤也予亦自嗤且自惑焉謂予  
與人相同於無相同則後之稱實以合謂予與人相  
異於無相異則前之稱實以曠使予不惑而不得也  
最後得王生子後才臣者其於古聖賢書一見便領  
其妙下筆無倍下語亦不之彼而之此生其有以哉  
居數月告予以行曰將試于有司願請所以贈予曰

生之是行志于得科目而已也將其志不止于得科  
目而已耶志于得科目而已也則生之挾時之悅生  
之驚時之售有餘也科目是道哉其志將不止于得  
科目而已也則予欲不言得而不言耶上之不置乎  
士之不遐乎上生以為何等事耶靜則道動則功  
出處語默世則儀之天地人物身則福之是之為也  
場屋之文夸以價驚麗以媒故抑末矣是之為也士  
之言曰我將先之未繼之本嗟乎本以先猶未以繼  
而又未以先者耶是故為士者植其初用士者計其  
終不取士不為焉蓋曰姑以是取之云尔古之人不

遠不摯不見場屋之文其士之介而摯也與介之辯  
若吃也勢之惡若微也於賓之賢若否也無繫也士  
之愚良繫不繫於場屋之文哉種玉者不礱菟釋者  
不禾奈之何其以末先以本繼也生其力乎其所以  
植以堪乎其所以計則生之得科目非生之得也上  
之人之得也介而摯乎爾夸與麗乎爾則生之得生  
之得也上之人得也耶生行也予於生乎現南溪楊  
万里序

歐陽伯威臚辭集序

始予識歐陽伯威於傳彥博之座中見其揚眉吐氣

抵掌論文落筆成詩屈其坐人予敬之慕之私竊其  
媿自不如也後二十年間吾里蕭岳英為子弟擇師  
得異人焉急往謁之則吾故人伯威也方吾二人相  
識時皆年少氣銳豈信天下有老哉予既涉患難鬢  
髮之白者十二而風霜凋剝之餘落然無復故吾矣  
伯威之氣凜凜焉不減於昔獨其負增焉耳不以增  
於貧而減乎氣如伯威者鮮乎哉予因索其詩文伯  
威顰且太息曰子猶問此耶是物也昔人以窮而吾  
不信吾既信而窮已不去矣子猶問此耶已而出臚  
辭一編曰子不鄰其窮而索其詩子盍觀其詩而療

其劣乎予退而觀之其得句往々出象外而其力不  
遺餘者也高者清厉秀邃其下者犹足以供耳目之  
望馨卉木也盖自杜少陵至江西诸老之門戶窺闥  
殆遍矣它日伯威过我曰子真不有以療我之劣耶  
吾咳謂之曰劣之療焉否可療焉否吾且不吾友吾  
庸子友於吾有一說焉杜子美李林甫謝玄逸蔡太  
師四人者子以為孰賢伯威怒曰子則戲論也然人  
物當如是論之也予曰人物何不當如是論也當  
李甫蔡之盛時天下皆以易杜甫謝於今乃不然耳  
然則子之劣姑勿療焉可也雖然劣之瘳如李焉如

蔡焉不既震懼矣於杜甫謝之劣至今未瘳也子之  
劣療焉亦可也杜甫謝之劣則至今未瘳矣使二子  
而存肯以此而易彼乎子之劣勿療焉亦可也伯威  
曰吾當思之乃書其說以序其詩伯威名缺吾州永  
和人也其族易文忠公同系其先策第者凡七人有  
曰中五者附入元祐黨籍其尊公彥美終於廣州徑  
幹伯威事母至孝中書舍人周公子克愛其文行稱  
之曰高士云

習齋論語講義序

讀書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讀書

者否也國風之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吾取以為  
讀書之法焉夫食天下之至苦而得天下之至甘其  
食者同乎人其得者不同乎人矣同乎人者味也不  
同乎人者非味也不稻糧吾猶以為淡也而欲求齋  
於茶乎哉論語之書非吾道之稻糧而美也天下可  
無稻粱則是書可无矣雖然匹夫匹婦一日而無稻  
粱死不死也死也一匹夫匹婦而已矣况未必死乎  
然則稻粱者无之不可也一日而无之亦可也至於  
是書一日而無之則天下其无人類矣非无人類也  
有人類而死人心也有人類而无人心其死者一匹

夫匹婦而已乎然則論語之書又非止於吾道之稻  
粱而已也故孝者不自五六歲讀之不見然讀之  
不遲知之：不早不以其食之而淡歛食之而淡也  
食如不食也吾友習齋子杜門三年忘其為三年也  
夫三年不為不淹矣杜門不為不幽矣忘其為淹且  
幽也不惟忘之而又樂之向之則曰吾方論語之讀  
而不百家之讀聖人之觀而不今人之觀是以樂也  
始吾之讀是書也厉乎其趨其若狂醒而不可緘也  
已凝乎瞻其若失亡而不可補也已今也勸乎其辭  
其若决溢而不可窒也已於是筆之於書以其副遺



予之取而讀之欣然嘆曰快哉是非所謂苦而甘者  
歟是非所謂淡而非淡者歟是非所謂得味外之味  
者歟甚矣乎習齋子之於斯道其功若此其得若此  
其發此也予聞書而人必相變也書變則人與人交  
則書矣然讀申韓之書而不申韓者未始不加少讀  
孔顏之書而不孔顏者未始加少彼之變也矣以亟  
此之變也矣以舒顛而習齋子評之年月日楊万里  
序

送劉景明游長沙序

始予生二十有一自吉水而之安成拜今雩都大夫

公劉先生為師而友于劉子彥純一日彥純與客過  
我客年甚少身偉且長奔酒百醜皆醜呼叫大笑坐  
上索紙筆為古文辭詩章百千言頃而就飄然不可  
得羈予驚且奇向之則劉其姓景明其字亦劉先生  
之門弟子也自是定交居之三年亦不自以為樂予  
既白劉先生去歸其家日久非彥純景明之為見於  
是始悲已而予官於贛又官於承中向與景明遇者  
一再今年秋景明訪予於南溪之上予與景明皆有  
服相問則相泣相懇以皆失所天於是相與當予弟  
景明居年少氣銳各未更事視天下象樂泊如也豈

今日之吊之知哉嗟乎吾二人者自不相識而相  
友而不相樂、而離、而悲、而不見、而相吊人  
生之万變慨乎其有感於予心也數日景明求歸予  
曰子乎留也予留子八年乃一見今又去後當復幾  
年乃見耶此生之八年者有幾使予留子皆中壽率  
八年而一見則其見者又有幾予不子留子猶予留  
景明曰吾不幸家以孝而得貧身以嫡長而責不輕  
吾父之窶窶有期而所為窶窶之貧者無期吾將道  
宜妻以之長沙以竭焉於二三故人者以佐吾贖予  
因賀之曰子行矣或曰初晉而率亟其行吊未既而

賀及之禮欤予曰非禮欤父病無教子病無孝教以  
昇之孝以慰之景明之貧也其不貧者多矣予是以  
賀事親者不于其豐于其勤豐言物勤言躬也景明  
之諸弟子未有五而景明以是恃景明畢其力以送其  
死而養其生不曰躬乎景明之孝於是乎大予是以  
又賀景明之故人噴也而厚祿之為食見以貧猶將  
功於分而况為親而見耶其不功乎否也予是以又  
賀無或人之說無以發吾說吾無說無以為送景明  
之說乾道二年八月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送羅永年序

今年六月予歸自都下一書生來謁予羅其姓椿其名永年其字永豐之人也問其所以來則曰椿世吏也今去吏而儒是習過不自量其不肖來見麻陽縣尹達齋先生先生不鄙揖而進之以為可教是以在此自是與予相過款且久而其文辭清潤日異而目不同駁之乎進而未止者也予甚愛之歲且竟將歸覲者其母與兄來與予別且求予言予曰子歸乎吾言亦妄以為永年曰核之命儒也邑之人悅我者之衆未若嗾我者之衆也得一言悅者信嗾者息矣予曰子之邑人固嗾夫命儒者乎永年曰非嗾夫命儒

者也嗾我之所用儒受吏也予曰然則嗾之所在子不加多在彼者不加少矣且用儒受吏與用吏受儒孰可孰不可也用皂隸而受公卿者無之乎用暴客而受衣冠者無之乎用械棘受臺池也用豺狼受父子兄弟也不惟用吏受儒而已也吾不以嗾夫嗾子者吾以悲夫嗾子而不自嗾者彼不病其悲子猶病其嗾何也乾道丁亥十二月望日序

### 送郭銀河序

予聞郭銀河妙於數其談禰福多奇中其言移溪先生尚書劉公又其奇中之尤者也乾道戊子十一月

二十日來謁予貌甚古辭甚辯如軒轅彌明之長頸  
楚語也於十二子五運六氣言之如漢庭褚先生之  
論治也如秦醫和漢太倉公之知病也予驚且竒之  
曷田所聞死所不及而有加焉予問之曰子之技前  
於人而子之貧亦前於人獨何歟銀河仰而喉俯而  
嘆曰技不負予也予惟恐負技也惟恐負技故以人  
狗技而不以技狗人其於人也不有所迎而有所撓  
以至於斯也然予之貧可守而予之守不可悔予益  
竒之如銀河者其隱於技者歟挾技者必有求之不  
得則罪其技自技而之貧自貧而之悔自悔而無所

不之也不居此者希矣如銀河者其隱於技者歟謹  
序

送馮相士序

揚子午睡既覺意象殊昏也強取故書讀未竟篇  
童子自外來云有客予急取其謁視之則永嘉道人  
馮君也予別四年別我時自言將上九疑歷蒼梧  
以遍覽嶺表之山川而南海之濤波未返也忽至吾  
門恍莫知其從既見驚且喜相勞苦無恙外馮君悒  
然不樂問之則曰倍情益不古之似矣吾歎之吾厭  
之吾將脫冠巾祝髮髻以去之子謂之何揚子曰子

知去信以就不信矣未知子之去信以就信也子以  
佛之說者為不信也叛父母搃仁義不信者不為也  
子以世之人為俗也文暢浩初比高門之炎以自點  
其雲月泉石之身此為不信耶子欲去信以就不信  
正使文暢浩初之苗曹猶將信乎尔也文暢浩初今  
可多也哉然則俗不信果佛不佛之謂耶冰雪也塵  
埃也孰潔孰汚也使冰雪之所棲必塵埃之地之為  
擇則地之有冰雪者加少矣塵者自塵何与於吾之  
冰埃者自埃何与於吾之雪子之信不信在子之內  
耶在子之外耶子之所厭者外也非則無厭矣此未

可以言辭得也馮君恠然而應馮君名一德字貫道  
涉獵書傳及唐人詩善言骨相予在衡湘中之其言  
今湖南漕使者直閣鄭公最奇中以其名益聞因併  
書之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八

序陵楊万里

廷秀

鱣堂先生楊公文集序

吾族楊氏自國初至於今以文學登甲乙者凡有十  
一人前輩之聞者曰屯公田中奉公仁宗皇帝崇顯  
殿柱云楊丕之庶謹者即屯田公也中奉公宰杭之  
仁和縣是時天下惟知有蔡太師從之者富貴可曲  
肱取也忤者不殆則黜則辱則宦蔡氏之門有老凡  
居仁和攘佃民土田訟久不決公杖屣以田畀民流  
落者以此自屯田公中奉公之後至忠襄公以死節

倡一世於是楊氏之人物不為天下第二始忠襄公  
入雲際山寺讀書同孝齋名者其族弟鱸堂先生也  
嘗二公同孝時每相勵曰爵祿不必力取當力取名  
節耳忠襄之及於難也先生宰池之貴池縣實經理  
忠襄之家而收恤其孤以歸士大夫咨且慕曰兄忠  
于國弟忠于兄不知二公之相期非及難之日也先  
生竟以毅之頑之任率不合弱寇登第得年六十而  
官止于宣州僉判先生既沒二十年其子次山論次  
先生之歌詩文章為若干卷命其序之曰先君之才  
於功不施而施於斯先君其不有憾於某曰先君奚

憾焉如先生而不用不用者之憾也先生奚憾焉且  
君之所以為先生憾者不以其不達於位故耶吾聞  
古之君子達不以位也先生不與忠襄異其趨者也  
趨者無不同遭者有不同耳先生之文俊于氣強于  
力以詣於古其歌詩沛然有李太白之風茲非其躬  
之達欤達於位不必達於躬達於躬不必達於位君  
子也衆人也未嘗相近也至於二者其不兼焉則均  
也先生独能道其均乎哉次山曰是先君之志也乃  
書而序之先生諱杞字元卿乾道五年八月六日姪  
孫具位万里序

送侯世昭序

侯氏表之世於醫者也至世昭問其醫之所自起則  
十世不啻矣其無誤已可信世昭年未及壯有老醫  
易之不謂其能也同療一富者子之危疾老醫屈焉  
世之論人率以為老者精而少者粗豈尽然耶世昭  
於醫無所不工而良于奇疾中曾兩驚者世昭一見  
即曰是名某疾一發藥無不愈至於鍼砭刀匕為道  
也世昭不犯至危勿亦至安在審不審爾然則天下  
之事審之苟明矣必曰危不可犯者否也劉元德之  
歆齋許李沈之歆取范陽彼其審者歆哉世昭曰今

之醫不讀古醫家之書而言醫殆如子之儒廢書而  
求道者也然予聞世昭常療一疾不藥不鍼而愈之  
以一驚予曰此於何微世昭曰吾以易也不廢書又  
不可歆予曰子之妙于醫信矣子之功如古之十全  
者乎予曰吾之不醫者三疾不可為聽於至而不吾  
聽既吾听而後以庸醫參焉者予於是有意憾焉其一  
可以為未病者之傲其二可以為不擇醫而醫與得  
醫而不用者之規

書呂聖與零陵事序

上愛民急治風寤大息濟隆根株是在爾吏之最近



民不在縣令百年以還流俗習傳羞薄厥官為尊為  
痺乃簡其良差擇其嚴功實白者許以荐言風揮雷  
行還受故常於是江西提齊胡公首以知江州德安  
縣呂侯應書有詔政事堂書其功狀秩滿特選用焉  
或曰邑固未易作之邑亦未易蓋治其賦而治其民  
有以獲乎彼必無以獲乎此矣今呂侯兼焉難乎哉  
予曰是未足為侯之難也侯嘗為零陵宰予嘗為丞  
金州兵執其守臣以叛金距永不百里永之援守懼  
告潭帥請討之持書者前矣侯夜叩州門揭守曰討  
之是濟其亂且震湖南狃全州乎謂宜白於使家函

下教外其守臣鎮撫獠徒亂庶可以姑徐徒之曷去  
其遲侯策既行一路靜嘉是侯之難也一邑難乎哉  
且無事患有事有事患無人有人患無功全率之靜  
而叛自無事而之有事也叛而靜自有事而之無事  
也自有事而之無事有人故也呂侯是已然是後也  
有人矣而無功焉是所患也非呂侯之患也使全率  
叛而不靜不靜而及於湖南不知命幾將遣幾兵費  
糧以何閱幾日而後湖南無事耶如是而後無事則  
謂之有功矣謂彼為有功則呂侯為無功宜也自古  
有事未有無人有人未有有功有事而無人則歎焉

有人而无功则不歎焉独吕侯欤予因書之以移告  
夫好善之君子併嘉胡公之能荐士也吕侯名行中  
字聖苗之乾道辛卯四月二十六日庐陵楊万里書

羅德礼補注漢書序

吾友羅德礼寄所作補注漢書示予古文奇字分章  
别句其拗也有依其証也有来盖漢書之幽者白粉  
者釋險者不險也始漢書旧注有郭璞臣瓚輩數十  
家使其人自為寄家自為詳矣及顏師古後出如道  
子之畫魯公之字子美之詩盖兼百家而无百家曠  
千載而脩千載者也至吾宋又有三刘之注出焉孝

者以為漢書於是云餘秘矣今觀吾友羅子之注又  
出於三刘之外然則書果有穷哉漢書之為書孝者  
爭讀之以其文也夫文之於道也未矣然犹不可穷  
如此而况聖人之經而指一家之說以為尽於此可  
乎且當郭璞臣瓚輩之為注也豈知有顏師古亦豈  
知有三刘三刘亦豈知有羅子哉前乎罗子不知有  
羅子後乎罗子烏知有罗子乎未可知也天下之事  
孤孝者起衆孝易起首中矣天下无难成之功也而  
况有难讀之書乎考於罗子之注有得焉年月日誠  
齋楊万里序

李去非愚言序

人異、習世異、承文之遠者傳必僞不必先秦之書也李杜之詩韓柳之文亦近尔犹病乎僞也然予嘗以為是不足病足病者盖有之矣僞不在人者是真是病也吾嘗言為文矣吾書吾口不曰異世吾曰吾心不曰異人然心傳之口、傳之書其於真也遊笑而病人之僞乎哉雖然文技也至於道天授之聖聖授之後毋其授無象其傳無器又况若文而已也今吾欲超万古而合醒轍使之象者有象無器者有器其合也否其也僞是未可知也蜀士李開去非著

書六十九號之曰愚言愚言云者將以李氏子之言索顏氏子之愚也其言曰顏惟愚故無書亦無徒然傳之至今不絕曾子、思孟子有書有徒然其傳屢絕予讀而驚焉嗟乎果哉李子之言也李子之言大抵書如口、如心能以秋毫為太山太山見而秋毫泯復以太山為秋毫秋毫還而太山其細之至函以揭之至炳非今人之文也然吾聞一言而足是道之忘言也苟不忘言矣曰顏惟愚故無書有徒而傳乎尔苟忘言矣不曰顏惟愚故無書有徒而傳乎尔李子之六十九篇實以為剖實以為哉年月日楊万里

序

陳晞顏詩集序

予昔歲為友人陳晞顏作敦復齋記晞顏以書來且  
寄近詩百餘篇曰子之記吾齋吾未屬廢也子蓋序  
吾詩既而晞顏自湖南帥襄陽地益遠書問益疎今  
年八月忽得晞顏未忘也予初與晞顏相識時各出  
詩文一篇蓋予喜晞顏持而晞顏喜予文至今十年  
予文日以退而晞顏之詩日以進日以退之文敏日  
進之持借曰予不忘子犹不敢也晞顏犹喜而不忘  
何哉多情今夜月送我到衡州半夜打蓬風雨惡平

明已失繫船痕此晞顏前日之句也予甚愛之每欲  
效之疾馳急追目未至而足已返矣而况於近詩乎  
如秋日十椽及謂衡岳等篇蓋秋後之山露下之葉  
霜中之菊而雪前之梅竹也是可得而效哉予嘗聞  
晞顏言少後後湖先生游得詩之秘然則孝而無傳  
信不可歌詩家者流嘗曰詩能穷人或曰詩亦能達  
人或曰窮達不足計顧吾樂於此則為之尔且夫疾  
於窮者其持折帽於達者其詩銜折則不充銜則不  
凶是故非詩矣至侯未樂而後有詩則不樂之後未  
樂之初遂無詩耶聊為晞顏道之襄陽鹿門以為城

漢水以爲池硯山之碑習池之館有羊杜山以之遺  
迹今無恙乎晞顏有新作否予序旣往晞顏詩當來  
予盥手以俟年月日楊万里序

送葉伯文序

予出守毗陵日一周夫笑未嘗召醫也今年五月婦  
偶有寒疾於先姑召醫詢其良者中對曰某子良州  
家嘗用之又曰某子良州家嘗用之世言効驗者必  
求之於所常州予歎勿用焉得而勿用然醫藥於如  
効驗葭如蓋五易醫得葉君傳而後愈葉君者先是  
州家未嘗用也然則常州者果皆其人未嘗用者果

無其人歟病至於五易醫病蓋壞矣壞而後使葉君  
爲之焉爲之而効焉如葉者其信良矣哉雖然壞而  
後使良者爲之固不若未壞而使良者爲之也夫豈  
不欲未壞而使良者爲之然不免於壞者豈非情於  
良不良之別歟且良不良之別將安出哉每乃出於  
其所詎者耶蓋予之召醫前之詎、乎胥後之詎、  
乎友方婦病之將壞也吾友蔡定夫過予、因詎之  
定夫曰莫葉君良也已而果然不擇其所詎信不可  
欺予旣感定夫且嘉葉君書以贈之君字伯文年月  
日楊万里序

益齋藏書目序

予於朝蹟最末至故雖為天下之英俊並游然閱三  
數月識其面未編也既未編識其面未能編交其人  
一日除書下迂大宗正丞允公延之為秘書丞吾友  
張欽夫悅是除也曰真秘書矣予自是知延之之賢  
始顧交焉然亦未始解欽夫之云之意也既而延之  
往還且久既同為尚書郎論文討古則見延之於書  
靡不覘之書靡不記至於字畫之最殘月日之穿漏  
磨之孝之年竭所之無遺也余於是始解欽夫之云  
之意然於延之有未解者焉蓋延之每退則閉戶謝

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亦抄書不惟延之手  
抄而已也其諸女亦抄書不惟子弟抄書而已也且  
延之于書腹之矣亥所事于手之字此予之所未  
解者也雖然又有未解者焉今年予出守毗陵蓋延  
之之州里也延之持南淮使者之節而歸一日入郭  
訪予之弟之秉烛夜語問其間居何為則曰吾所抄  
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  
當裘孤寤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當金石琴  
瑟也余於是疑焉蓋若延之者記之強不必抄之冒  
考之孰不必讀之幼彼其博之為道德流之為文章

傳之為事業深矣而犹脱脱乎傳寫焦唇于誦教此  
余之所疑而愈不可解者也盖彼其不可解也祇其  
為不可及欤延之屬予序其書目余既序之且將借  
其書而傳焉然使予尽傳延之書傳犹不傳也盖  
世有得易牙烹飪之方者欣然以易牙自為也且得  
其方不若治其飪治其飪不若噉其滋治其飪而不  
噉其滋飪犹不飪也而况得其方而未嘗治其飪者  
耶予老矣每現一書口誌而心忘意未究而目告病  
矣使尽傳延之書其曰飪之云乎未可知也飪之  
矣其曰噉之云乎未可知也則亦得易牙之方而已

予以是媿延之亦以是服延之年月日楊万里序

袁機仲通鑑本末序

初予與子袁子同為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予博士也  
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涇陵  
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涇陵相勞苦相樂且相  
懌以孝子袁子曰同書一編盖通鑑之本末也予讀  
之大抵塞事之成以後於其前提事之微以先於其  
明其情隱而泄其故恣而約其作竊而撤之寃遐而  
迹其治亂存亡盖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  
書見其事之聲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盖事以

年隔年以事析遭以初莫釋其終挽其終莫忘其初  
如山之歲如水之危蓋徧年繫日其体然也今讀子  
表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  
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  
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  
夷狄藩鎮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於蓋安史之亂則  
林甫之為也藩鎮之禍則令孜之為也其源不一於  
得其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  
者不可無此書前有奸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孝者  
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微退有蓄而無宗此書

也其入通鑑之戶欵雖然觀人之病感人之病理人  
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憚焉不諱焉不醫之  
罪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周而此昭宜也  
切於人行於身可哀也夫子表子名樞字机仲其為  
人也正物以己正枉以直有不可其意憤怒見於色  
辭蓋折而不靡踴而不悔者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表子有焉

雙桂老人詩集後序

讀雙桂老人馮子長詩其情麗奔絕處已優入江西  
宗派至於慘澹深長則浸淫乎唐人矣近世此道之



盛者莫盛于江西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人者左唐人以右江西是不惟不知唐人亦不可謂知江西者雖然不知唐人猶知江西江西之道亦復莫之知焉是可難也斯道也下之不足以決斜上之不足以速化而詩人顧曰不廢江湖莫古流其莫之知也則宜又何難乎讀双桂一編之詩吾甚愛之然子長方宥而未有知之者庸非詩為之崇耶是吾之所甚愛子長所宜怨也而子長方且為之未已不惟不怨而又樂之曰速營詩壇吾將老焉然則吾子長正患彼知之尔彼而不知其足難也夫其不足難也夫

子長名頴洛人今居襄陵之双桂坊為江州通判云

嘉慶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七十九

序陵楊

万里

廷秀

黃御史集序

余在中都於書館及士大夫家見唐人詩集略及二  
百餘家自謂不負矣逮歸耕南溪之上永豐明府莆  
陽黃君汲又遺余以其祖御史公文集其詩尤奇蓋  
予在中都時所未見也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蓋  
當時以此設科而取士之皆爭竭其心思而為之故  
其工後無及焉時之所尚而患在其才者非也詩非  
文彼也為詩人為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

之工代之琢則窳矣而或者挾其浮博之孝雉雋之  
文於是隳括其偉辭以爲詩五七其句讀而乎上其  
音節夫豈非詩哉至於晚唐之詩則寐而排之曰鍛  
鍊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誰敢違之乎御史公之  
詩如聞新雁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灯依古壁  
片月下滄洲如遊東林寺、寒三伏而松偃數朝枝  
如上李補闕諫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如退居青山  
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此皆韓致光吳融輩並遊未知  
其何人徐行後長者也永豐君自言其集久逸其父  
考功公始得之僅數卷而已其後永豐又得詩文五

卷於呂夏卿之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之家又得銘  
碣於浮屠老子之宮當御史公之時豈自知其詩文  
之傳不傳乎然二百年間幾乎泯矣而復傳於二百  
年之後然則士之所立願其可傳與否耳其不傳也  
奚以戚其復傳也奚以欣余於是独有得焉余見士  
大夫子孫承家百年而不毀者或寡矣永豐君能力  
求其祖之詩文於二百年之前其可尚也夫而永豐  
之士有曾時傑與其執子晞說者得此書又欣然刻  
印以供士君子之好古書者其又可尚也夫按唐藝  
文志御史諱湓字文江光啟中爲四門博士其集旧

曰黃滔集云

彭少初字序

吾友安福彭仲莊少同孝且同志中間合而離、而合者三十年余既歸耕南溪得仲莊為族人子弟師山林幽獨之身不落莫矣仲莊向携其子來夙骨秀朗文辭清潤余問其字曰名湛字則未也子孟字諸余曰士之孝必有為也穡者為年貿者為息士何所為而孝也迨於孝以求復其初而已人之厥初湛如也終如者至而湛如者泊是豈其初乎彭子也孟問津於孟邈洵於顏淵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則子之所謂初者庶幾復乎尔也借曰未復庶几近乎尔也借曰未近庶几不遠乎尔也顧字曰少初因書以遺之年月日楊万里序

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古之詩倡必有廢意焉而已矣韻焉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伯始也然猶如少也至吾宋蘇黃倡一而十廢焉然猶如少也至於牽古人之金書而盡廢焉如東坡之和陶是也然猶如少也蓋淵明之詩後百餘篇尔至有牽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廢焉如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既富矣乎若韓子

蒼谷友士書謂詩不可廢也作詩則可笑故蘇黃廢  
韻之體不可學也豈不以作焉者安廢焉者勉故歟  
不惟勉也而又困焉意流而韻止韻而有意所無也  
夫易得而不用今晞顏是詩廢乎人者也而非廢乎  
人者也寬乎其不逼也暢乎其不塞也然則子蒼之  
所艰晞顏之所易豈惟易子蒼之所艰又將增和陶  
之所少也大抵夷則遜險則競此文人之奇也亦文  
人之病也而詩人此病為尤焉惟其病之尤故其奇  
之尤蓋病行於大達窮高於千仞之山九榮之蹊二  
者孰奇孰不奇也然奇則奇矣而詩人至於犯風雪

忘飢餓矜一生之心思以與古人爭險以出奇則亦  
可憐矣然則險愈競詩愈奇詩愈奇病愈痼矣今是  
詩也韻所平尚奇而詞出乎晞顏詞出乎晞顏而韻  
若未始出乎尚奇者不以其爭險故歟使晞顏不與  
尚奇競於險以奪其奇此其心必有所鬱於中而不  
快而其詞必有所滯於蘊而不決也然晞顏尚奇  
爭言話之險以出其奇則違矣抑犹在癡點之間乎  
幼於詩而舒於仕銳於追前輩而鈍於取世資晞顏  
之點也祇其為癡也晞顏之癡也祇其為賢也晞顏  
此詩既成集也請序於澹菴先生胡公而後諉某書

其後年月日楊万里序

默堂先生文集序

予來毗陵之數月歆於事外陰求是邦之良士未暇也一日有秀才陳生籍者來謁予貌甚野氣甚靜予因異之坐之而扣其揆則吃々言伊川之孝予益竒焉蓋是孝也今之大夫久矣其諱談也不惟大夫也今之士亦然而生独不然其不可恠也乎問之蓋默堂先生陳公之子也然則其不諱談也又奚恠焉蓋昔者道孝之正統八傳而至孔子若顏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子思孟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於孟子也

其前無絕其後無嗣乎有餘歲之絕者不在伊川乎其孝以天理為宗致知為力以仁為寤以教為守以誠為歸曠乎聖門之孔迤忽乎斯道之未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孝者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籍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叔臣蹇々不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孝之光乎其

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歟既歸其

書於輅而輅請序於予、謝曰先生此書豈以序之  
作不作而存傳不傳哉序或不可以廢也亦不其人  
而後可也如予者豈非所謂其人乎然士之警於文  
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之道彌邈極甚必及其不待於  
先生此書乎序此書予不知其可也一言以詒孝者  
予不知其不可也先生諱淵字幾叟嘗為正言終官  
宗正少卿南劍人了翁之執子云年月日楊万里序

胡德輝蒼梧集序

予始至郡署郡登所謂多稼亭者視其榜三大字皆  
漢隸蓋太史胡公德輝之書也予於是知德輝工於

書後因東州之碑板首得子城記亦隸其古其辭  
聲牙恢奇世之初則愛之已而泐之亦德輝作也予  
於是知德輝深於文退而求其文暮年而後得蒼梧  
集於法曹掾高君叔之又得其為人於潤州別駕錢  
侯之望蓋德輝自少入太學以藝文登進士第嘗孝  
徑術於龜山楊先生孝名節於元城刘先生其仕也  
嘗因隙少陽上書而德輝視其草投畀蒼梧既得東  
歸召用常為郎又以忝政李公泰發之客見惡於秦  
丞相坐廢飢寒困窮以死予于是又知德輝之賢夫  
士固有終身孝之不能一日行之者豈德輝之謂哉

屢蹟而屢不悔其可敬也夫其可歎也夫然吾猶有  
為德輝嘆者君子必有所立有立矣不立有遇有遇  
矣不必有傳其有遇者天也其有傳非天也人也天  
者可置人者可恃雖然古之人其立者泯然其傳者  
卓然未之有也其立者卓然其傳者泯然蓋有之也  
則所謂人者其又可恃乎若德輝所立其不卓然矣  
哉而其歿距今幾年予欲求其文訪其遺事暮年而  
後得之其不可恃也如此予所以為德輝而歎也  
嗟求德輝且然而况予乎其子某命予序德輝之文  
不知他日有求予之序如予求德輝之文者乎然則

予亦奚暇為德輝而歎也哉德輝諱程世居毗陵人  
年月日揚万里序

洮湖和梅詩序

梅之名聲於炎帝之徑著於說命之書召南之詩然  
以滋不以象以實不以華也豈古之人皆質而不尚  
其華歟然華如桃李顏如薜華不尚華也而獨遺梅  
之華何也至楚之騷人飲芳而食菲佩若馨而服葩  
藻尽掇天下之香草嘉禾以蕙芬其四体而金玉其  
言語文章蓋遠取於江籬杜若而近捨梅豈偶遺之  
歟抑亦梅之未遭歟南北諸子如陰鏗何遜蘇子卿



詩人之風流至此極矣梅於是時始一日以花聞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蘇黃崛起千載之下而蘭藉千載之上遂主風月花草之夏盟而梅於其間首出桃李蘭蕙而居客之右蓋梅之有遭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然色弥章用弥晦花弥利實弥鈍也梅之初服豈端使然哉前之遺今之遭其信然歟吾友洮湖陳晞顏蓋造次必於梅顛沛必於梅者也嘉愛之不足而吟詠之咏詠之不足則尽取古今詩人賦梅之作而廢和之寄一編以遺予曰從古此詩已八百篇矣不盈千篇吾未止也予讀之而驚曰一何豐耶豐而

不奇則亦長耳一何奇也予嘗愛陰鏗詩云花舒雪尚飄照日不俱消蘇子卿云抵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唐人崔道融云香中別有韵清極不知寒是三家者豈畏疎影橫斜之句乎今晞顏之詩同梅而清、在梅前同梅而馨、在梅外其於三家者所謂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或謂物羣則妖與梅亦有妖晞顏此詩非晞顏語也梅之妖馮晞顏而語也或曰非彼馮此乎爾繫此即彼乎爾夫語怪聖門所譴予又烏知二說之然不然哉因併書之年月日楊万里序

似剡老人正論序

吾友安福李尚賢自紹興丁卯與予同學於清純先生之門是時予少尚賢十歲與賢長身玉立大冠如箕喜滑稽善談笑予每閉齋房呻稿簡劄心斲肺於文字向若痴若迷若億若病無以自拔此身於蠹魚螢火之林尚賢剖琢竹戶一見則抵掌絕倒如見相平叔衛叔室予幽憂眊昏之病不知釋然去體也既而予以官游南北西東與賢之為見不數而與賢之談笑常參前忽後也今年與賢以予嘗謂太常遭值壽至慈闈七秩慶壽湛恩賜爵一日衣九品服躋門三十八年之契潤欣戚把燭相對申旦不寐蓋予與

與賢皆為老翁矣予端憂索居少年意氣之豪放壯偉皎然如蜺者蓋索然如秋矣而尚賢之談笑枕尚在少也向出其所著一編曰似剗正論示予披而讀之曰此文決識經史之疑獄者歎平反古今之罪功者歎毋與此作久矣惟晚唐劉悅沈顏皮日休羅江東本朝李泰伯諸賢尤工於斯喜於斯而窮於斯者也具此味續此風得此體者不在吾尚賢乎嗟乎大蔽鉅矚甘醴置碩固可飽也然既飽之餘周之歎楚之芟玉戎之李陸羽之薜其冷然之芳超然之韻猗可廢乎尚賢此書若以未求飽之士及韻勝之士

必有嗜者矣。由賢亦謹其示，亦由賢名。越嘗由其子  
偕荐名。晚當時奏名不就，似刺蓋亦其所居。似刺溪  
故自號云。淳熙甲辰十月三日，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達齋先生文集序

某生於南溪，長於南山。既冠而孝於安福，紹興庚午  
與叔父達齋先生同舉於禮部，皆聞罷甲戌。再同舉  
於禮部，遂同年策第。某於是始一至南溪，謁族親鄰  
曲蓋，有不相識者，問故居，則乃為藜藿矣。問童子釣  
游之地，則茫不可尋矣。達齋憫然，字謂予曰：「廷秀  
乎？子吾鄉廷秀也，非異縣廷秀也。」子歸，手書白首。

竹林吾樂也。於是某始有歸志。後四年，某自贛掾辭  
滿，乃歸南溪，卜築於達齋之西。自是日還，往相唱酬，  
非之官，無日不還，往不唱酬也。後十二年，某宰奉新，  
達齋宰麻陽，亦數得書。是歲冬，某以水台為國子博  
士，入脩門，見朝士。一日見侍御史李公粹伯，公粹感  
曰：「子得達齋消息乎？」諸公問方議荐之，嘻，今死矣。於  
是公與某相視，出涕。後十四年，達齋之子璧始能叙  
次其詩文若干卷，請某序之。某笑曰：「某尚忍序吾叔  
父之文集乎？賢如吾叔父，父如吾叔父，而止於斯，既  
不位而不年，人歎天乎。雖然，斯人無過於今，斯文當

有過於後也則序之曰斯文非今人之文古人之  
文也斯詩非今人之詩古人之詩也蓋賦似謝莊詩  
似高適文似列禦寇云達齋諱輔世字昌英達齋其  
自號也終官左宣教郎知沈之麻陽縣得年五十暨  
其長子也次奎淳熙甲辰十二月日姪具位楊万里  
序

### 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埒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  
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  
也东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

惟當時聞者喟然陽名曰諾而已今犹喟然也非喟  
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喟然也形焉而  
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  
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  
酸醎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膈之妙出乎一手也似与  
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閑閱  
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婁人子崛起委巷而一旦行  
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  
公侯乎尔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  
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未遙也然

考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幸與其人乎門固  
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  
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  
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  
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鳥乎待  
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南之露餐菊之  
英者食乎弘美愛其裳室璐其佩者飾乎弘粟吾桂  
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弘然車閭風夕不周出入乎宇  
宙之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  
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

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  
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  
離神與聖蘇李蘇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  
蘇李不杜黃杜黃不李蘇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  
弘秘閣脩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帥江西  
以政新民以孝賦政如春而肅如秋而燠蓋二年如  
一日也造暇則把酒賦詩以黼黻乎翌軫而金玉乎  
落霞秋水嘗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向雙井今  
多恙乎因謂曰江西宗派固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  
出也而是派之鼻祖云仍其詩往々於逸非闕歟於

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九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孝官將以具麓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勅騷人國風之盛移書於予曰子江西人也于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予三辭不獲則所以聞也之篇首云淳熙甲辰十月三日序陵楊万里序

独醒雜志序

古者有止也無止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墟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也口傳焉而

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也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在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也又可廢乎也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也而不可止矣也與言其交相存者歟序陵淳熙居士曾達臣少則意於尚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共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軍知孫叔之兵不勤遠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

為活城以紙為本於兵器談者初嘆之中折之卒  
服之古之人蓋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豈  
夫必皆以功名之焯者哉一行之誦一言之臧而傳  
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矣豈有司之者歛抑有幸  
有不幸歛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  
皆出於適然歟是未知也君達臣之志而不用世可  
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其如  
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以  
論之與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遺筆也下至譁浪  
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嘆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迫

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予之  
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  
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當與不信也後之覽者豈  
與取於此也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城耆野客楊  
万里序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

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

廬溪先生文集序

序陵楊

万里

廷秀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黜又  
四年謫嶺表廬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痴兒不了公  
家事之句小人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即時  
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先生謫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  
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々也先生不戒又欣然  
犯之適以諸权臣之威成少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  
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之



誠齋集卷第八十

序陵楊

万里 廷秀

盧溪先生文集序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黜又四年謫嶺表盧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痴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即時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先生謫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補從古昭々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消权臣之威成少人之名此先生之福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之

耳言不直詩不二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媚於明  
必見媚於幽故庭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  
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  
工而非直猶且小者逐大者死况先生之詩工而言  
直耶先生何過哉清叔臣之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  
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未几特  
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几上踐祚初召除國子監簿再  
召除直敷文閣年餘九十耳目聰明賦詩作文不見  
老人摧頹之氣朝廷想聞其風采天下誦傳其詩稱  
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乎嗟乎天人之理其素也

或勝之其定也或不之不觀其定而覘其素則古之  
聖賢厄於小人者皆過也獨先生之過也乎先生王  
氏諱廷珪字民瞻登政和八年第調茶陵丞以上官  
不合齊官去隱居廬溪者五十年自號庐溪翁逸少  
嘗見曹子方得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  
出人要在於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評先生之  
文謂少陵自六一之後惟先生可繼聞者躓焉先生  
之孫澹及曾孫微及其門人劉江詮次先生之詩文  
凡若干卷將刻叢以傳而太守朱公子淵復刻其詩  
於郡澹屬某序之某嘗侍先生之杖屨聞先生之海

言者欲辭敢引淳熙戊申九月晦日門人朝奉大夫  
新知筠州軍州事平陵楊万里序

西溪先生和陶詩序

余山墅遠城邑復不近墟市蕪自不識肉味日汲山  
泉煮湯餅償以塞齋主以晚粟粒不及目蒸不及耳  
余心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向有酒乎曰秫不登無  
所於釀余仰屋喟曰安得白衣人乎已而所親送至  
新醪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秋未涼菊未采花余又  
喟曰既得隄復望蜀字可因悠然独酌取几上文書  
一編观之乃予止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日

閑居淵明云塵爵耻虛罍寒花徒自榮東坡和云鮮  
、霜菊艷、漉、糟床声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觴至  
、壺自傾則又喟曰四者难并之难今古如一丘之貉  
也兒踞而請曰東坡西溪之和陶孰似余曰小兒何  
用強之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  
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虎鳳之手而飲木蘭之墜露  
餐秋菊之落英者也西溪操破琴鼓斷弦以瀉松風  
澗水者也似無不似余不得而知也汝盍於淵明問  
烏西溪之子偉及其犹子湘送此集謂予序之因書  
此語于篇首云西溪劉氏諱承弼字彥純嘗再與計

偕報聞則歸隱于安福之西溪今諫大夫謝以謬崇  
倡郡士百千人列其孝行節義于朝有詔旌表其  
門閭淳熙戊申九月晦日友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  
軍州事楊万里序

彭文蔚補注韓文序

永明尉彭君文蔚與予同郡且同鄉奉自紹興隆百  
一別至淳熙七月戊申二十五日忽觸熱騎一馬來  
訪予於南溪之上道舊故相勞苦外文蔚喟然曰四  
民精其業者三而已惟士独吾道德之粹精義理之  
淵永姑未擊考也句讀之不分訓詁之不徹者麻竹

如也因出其補注韓文八帖以示予上自先秦之古  
下迄漢晉之文史近至故老之口傳旁羅遠摭幽討  
明扶殆數十方言於是韓子之詩文雅語奇字叢擿  
呈露無餘秘矣如援順宗實錄而知上李實書之有  
音擬唐史本傳而知送鄭叔序之有負至於城南鵝  
句採月物泓等語恠奇不可理燒者援証益白他難  
以悉數是有補於後孝為不少也昔程子以姜里操  
為韓子得文王之心以軻死不得其傳為韓子見之  
識之、大此固讀韓文之大觀遠覽也而文蔚之注  
亦不可廢乎孝者以文蔚之注求程子之意而壞韓

子之文韓子枕曰小得意則人小笑之大得意則人  
人笑之是後終與韓子乎後世有韓子之幸也  
後世無韓子之幸乎哉文蔚屬予序之因書其說  
文蔚尚有春秋指掌集義二書予恨未見也當再拜  
以請誠為野客楊万里序

釣齋南湖集序

初予因里中屠法璘挾循王之曾孫約為子有能詩  
声余固心慕之然以為貴公子未敢即也既而訪  
陸務观於西湖之上適為子在焉則深目顰蹙寒眉  
矐矐生于一草堂之下而其意若在岩壑雲月之外

者蓋非貴公子也始恨識之晚既而又從尤延之  
京仲遠過其所居曰桂隱者於是尽出其平生之詩  
蓋詩矐又甚於其貌之癯也大抵祖黃陳自徐蘇而  
下不論也延之仲遠退而深嘉之余笑而不言二君  
曰子愛吟約為子余曰彼其先王翼真主以再造五  
家大忠高勲塞兩儀而貫三光為之子若孫者謂宜  
掉馬箠鳴孤劍略中原以還天子若夫面有敵推  
之容而响秋虫之声與陰何郊島先登優入於飢凍  
窮愁之域此我輩寒士事也順汲於此而於彼乎  
悠々尔此余之所以笑約為子也二君曰子之笑約

齋子祇所以嘉約齋子欽余出守高安約齋子寄其  
詩千餘篇曰南湖集且諭予序之乃書其說于篇首  
云約齋子張氏名鑑字功父淳熙己酉四月庚辰誠  
齋野客序陵楊万里序

### 易外傳序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  
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  
物五行之變也万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  
今万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  
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通而遂袖其圖

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  
書也其窮理尽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  
僚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万事之變方  
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虫  
可哲愚可淑青可福危可安乱可治致身聖賢而精  
世泰和犹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  
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  
而万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孝也後  
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櫻吾心率而捐之於空  
虛者是乱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以道吾術挈而

持之以叔譎者是愈乱天下者也然則孝者將欲通  
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  
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於二三子  
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之先儒  
聞諸三聖  
聞諸天濬熙戊申八月二日茅陵楊  
万里謹序

城齋江湖集序

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槩  
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蓋孝后山及半山及  
唐人者也予嘗幸以舊詩數聯於友人尤延之如露

窠蛛卸緯風梧燕懷春如立岸風大壯還舟灯小  
如疎星煜々沙貫日綠雲撥々水舞苔坐忘日月三  
杯酒卧護江湖一釣船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予亦  
無甚悔也然焚之者無甚悔存之者亦未至於無悔  
延之曰詩何必一体哉此集存之亦甚悔焉旧所存  
五百八十首大兒長孺再得一百五十八首於是併  
錄而序之云同郡之士永新張德器屢求之不置因  
以寄之濬熙戊申九月晦日城齋野客楊万里序

誠齋荆溪集序

予之詩始孝江西諸君子既又孝后山五字律既又

孝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孝絕句於唐人孝之愈  
力作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嘆之謙之云擇之、精  
得之、難又欲作之、寡予謂曰詩人蓋異病而  
同源也獨於予哉故自淳熙丁酉之春上暨壬午止  
有詩五万八十二首其寡蓋如此其夏之官荆溪既  
抵官下閱訟牒理刑賦惟朱墨之為親詩意時往日  
來於予懷欲作未暇也戊戌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  
是日即作詩忽若有寤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  
諸君子皆不敢孝而後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於予  
口占數首則泐、焉無復前日之軋、矣自此每過

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  
攀翻花竹万象畢來獻予詩材蓋魔之不去前者未  
讎而後者已迫渙然未竟作詩之難也蓋詩人之病  
去休將有日矣方得時不惟未竟作詩之難亦未竟  
作州之難也明年二月悔代者至予合將而去試彙  
其藁凡十有四而得詩四百九十二首予亦未敢  
出以未人也今年備官公府掾故人鍾君將之自淮  
水移書於予曰荆溪比易守前日作州之無州者今  
難十倍不啻子荆溪之詩未可以出欵予一嘆抄以  
寄之云淳熙丁未四月三日夔陵楊万里廷秀序



城齋西歸詩集序

予假守毗陵更未及三月移官廣東常平使者既上  
二千石印後西歸過姑蘇謁石湖先生范公之首索  
予詩予謝曰詩在山林而人在城市是二者常巧於  
相違而喜於不相值其惟有所謂荆溪集者竊自薄  
陋不敢為公出也既還舍計在道及待次凡一年得  
詩僅二百首題曰西歸集錄以寄公今復寄劉伯順  
弟鍾仲山淳熙丁未六月十五日城齋野客楊万里  
序

誠齋南海詩集序

予生好為之詩初好之既而厭之至紹興壬午予詩  
始受予乃喜既而又厭至乾道庚寅予詩又受至淳  
熙丁酉予詩又受是時假守毗陵後三年予落南初  
為常平使者復持憲節自庚子至壬寅有詩四百首  
如竹枝歌等篇每章似友人尤延之延之必擊節以  
為有劉夢得之味予未敢信也潮陽劉渙伯順為清  
遠宰時嘗為予求所謂南海集四百首者至再見於  
中都伯順復請不懈乃克弟之嗟予予先矣未知繼  
今詩猶能受否延之嘗云予詩每受每進能受矣未  
知猶進否他日觀此集其羨也亦其亦厭也亦予詩

自壬午至今凡二千一百餘首曰江湖集曰荆溪集  
曰西歸集曰南海集曰朝天集餘四集伯順尚欲之  
他日當續寄也丙午六月十八日城齋野客楊万里  
廷秀序

誠齋朝天集序

予游幽居寢食非詩无所与歸鴻熙壬寅七月既嬰  
威還家詩始未至甲辰十月一日禫之後月也大兒  
長孺請曰大人久不作詩今可作矣予戲然曰三  
年不為孔之必懷三年不為詩之必頽善如尔之請  
也是日始擬作進士題後二十七日拜除召之命後

十日就道入京道途僅得二十餘詩然自竟其干  
格不如意蓋哀未忘故也既至中都就列左職明年

二月被

旨為詮試考官与友人謝昌國倡和忽混、乎其來  
也至丁未六月十三日得故人刘伯順書送所刻南  
海集來且索近詩於是彙而次之得詩四百首名曰  
朝天集寄之云誠齋野客楊万里序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 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 門人羅 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

誠齋集卷第八十一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序

誠齋江湖道院集序

某昔歲四月上章丐補外 壽皇聖帝有上昇昇  
郡尋賜江西道院蓋山水之窟宅詩人之淵林  
也既抵官下二百有八旬有四日 皇上詔令  
奉計詣北闕駿奔道途踰月乃至 修門道中  
得詩可百許首乃併取歸途及在郡時詩錄之  
凡二百有五十首析為三卷目曰江西道院集

先是舟經釣臺地主故人陸務觀載酒相勞于  
江亭之上索誦近詩因奉兩度立朝結局之句  
務觀大笑曰立朝結局此事未可料朝天集真  
結局矣因併書自笑云

霍和卿當世急務序

予淳熙甲辰十二月初識霍和卿于監察御史  
謝昌國之賓階稠人中未之奇也既同見昌國  
和卿先退昌國留淪茶小語因曰適公客識之  
否有一書曰當世急務者嘗見之否予即借之  
以歸夜吹燈細讀之不竟起立曰此秦少游何

去非之亞匹也今世有此奇士而我独不知非  
恨与幸識其人又見其書未恨也予嘗見有居  
里而林于宅者既荒且孤又不幸有道盜焉与之  
同是里不惟同是里又鄰是宅或甚居者曰盍  
垣焉盍門焉盍甲而衛焉或曰垣乎衛未若門  
乎衛之易也或曰門乎衛未若庶乎衛之力也  
且夫盜在吾里吾犹卻之里之外盜迫吾鄰吾  
犹卻之里而又以門易垣以庶易門乎而三言  
者乃尔為主入者將初者之後乎抑中者終者  
之從乎此不待仲尼子弓而后知其不可也

今也駸也焉自里而鄰矣自鄰而垣自垣而門  
矣而為之計者日持中者終者之說而詆初者  
曰迂不殆于以家為戲乎哉和鄉此書蓋初者  
之計也孰有持是書獻之乎吾相而勿曰迂乎  
爾進之乎吾君而勿曰迂乎爾予猶有賀焉不  
然中者之說行矣乎未可知也終者之說行矣  
乎亦未可知也非予所敢賀也予既為之序又  
以告當世之君子于斯三言者宜必審其擇也  
乎雖然不中者終者之從而從其初者其亦止  
于此乎哉曰其猶有焉家人之睦若睽也子弟

之良若窳也甲者之競若羸也與其資之寡若  
裕也和鄉之書慮之蓋詳矣其亦止于此乎哉  
曰猶有焉和鄉名荒京口人登隆興元年進士  
第自軍監器丞出知盱眙軍今在盱眙已酉十二  
月十三日序

### 誠齋朝天續集序

余隨牒倦游登九疑探禹穴航南海望羅浮渡  
鰲溪蓋太史公韓退之柳子厚蘇東坡之車徹  
馬跡予皆畧至其地觀余詩江湖嶺海之山川  
風物多在焉昔歲自江西道院召歸冊府未几

而有廷勞使客之命于是始得覩江濤歷淮楚  
尽在東西之竒覩于渡揚子江二詩予大見長  
孺牽似于范石湖九梁溪二公間皆以予詩又  
變余亦不自知也既竣事歸振得詩凡三百五  
十餘首目之以朝天續集鄉友寓長沙劉繼先  
來訪索予近詩因以此集并江西道院集併旧  
朝天集遺之俾携以示其兄炳先余詩自壬午  
至今凡七十集近三千首云紹熙元年四月十  
九日序

誠齋江東集序

紹熙庚戌十月予上章丐外蒙

恩除江西副

漕辭行諸公間參政胡公笑勞曰誠齋老子是  
行夫不以其欠江東集耶予謝不敢當也既出  
修門友人輩豐追送予于舟次因奔似胡公語  
且自笑曰金陵六朝故國句固未易着又徑半  
山品題著句亦未易豐也先生何畏烏鍾山何  
吾師也石城大江豈欺我哉金陵之勝絕固也  
抑詩家未有勅者与有勅者則与平山並驅詩  
云未知風月當落誰乎先生何畏烏予復謝  
不敢當也既抵官下再見夏時因在金陵及

行部廣德宣池徽歛饒信南康太平諸郡所作詩得五百首乃命曰江東集以寄劉炯先  
繼先伯仲

羅氏一經堂集序

本朝三舍養士之勝至宣政間極矣是時序陵有卿先生曰羅天文以詩孝最高孝者爭從之在序序從之傾序序在鄉里從之傾鄉里蓋來者必受<sub>心</sub>者必訓<sub>心</sub>者必成也于束修之間雖不卻<sub>心</sub>不責<sub>心</sub>貧者從多于富者之從之也嘗荐名至京師聞報而歸自是不復試有

司建炎戊申其仲子上行始登第紹興丙戌其長孫全畧又登第後几年其維藩維翰同年又登第後几年其孫全材又登第後几年全德又登第後几年其曾孫瀛又登第至于荐名者上遠先生之長子也曰維申曰孚皆先生之孫也曰澣<sub>心</sub>先生之曾孫也維申以特奏名得官上達之子瀛之父也自先生至瀛荐名登第皆以詩孝猗歆盛哉予覩鄉里士大夫之家蓋有儒其躬而農其子者矣蓋有儒其躬儒其子而農其孫者矣如先生儒其躬又

儒其子又儒其孫又儒其曾不亦鮮乎哉天下  
之事不積不精不傳不永如先生之家以詩孝  
世相傳焉所謂積而精傳而永者欤里之士見  
其業儒之盛明經之專爭求其經義对有司之  
文而謁余叙之因名以羅氏一經集予之于天  
文親也猶李漢之于昌黎云叙其可辭紹興元  
年六月十日叙

千巖摘藁序

士飽乎孝而不療腹之飢飽乎德而不救妻子  
之瘠茲謂貪列禦寇黠婁是也才經天下而一身

之不達名垂後世而當時之不達茲謂窮仲舒  
馮衍是也人孰无耦已則鰥居人孰无承已則  
哭茲謂灾子夏莊周是也吾身之可樂也非吾  
身之可樂也身安之可樂也一日不安則是身  
者吾之憂也豈惟吾之憂也抑亦吾之仇茲謂  
疾冉伯牛左丘明是也今使惡人之憎夫人也  
憎之矣不必窮之可也窮之矣不必貧之可也  
窮之矣又貧之矣不必灾之可也灾之矣又貧  
之矣又灾之矣不必疾之亦可矣有併奪其四  
不必者而集之于一身借曰其人之惡其忍憎



憎夫人而厲之至此極乎人且不忍也天其忍乎吾友蕭東夫余初識之于零陵一語意合即撲被往其舒典之對床時天暑東夫詰朝欲蚤行五鼓東夫先起吹燈明滅搔首若有營者予亦起視之蓋東夫作詩一章以贈余別也予即和以答賦東夫喜曰吾定交如定婚吾与子各箴一紙自是別去各不相聞者十有六年瀉熙丁酉余出守毗陵東夫丞龍川相遇于上饒之西郊一揖而別後二年余移廣東東夫官滿歸訪予于南溪之敝廬自是吾二人不再見

至今頃廣西提點刑獄嘗闕負丞相王公問今孰可余以東夫對丞相警曰子亦知東夫乎吾深知之何俟子言子不知乎東夫病矣嘗使守岷州不能行蓋東夫既不達又貧又疾又喪其妻若子今惟一子与諸孫在耳此惡人之憎東夫者不忍奔前之四不必者而集之東夫之一身者天其忍乎人不忍而天忍焉忍其一復忍其三吾知天之必不然也必不然而然焉吾何以知其忍不忍然不然哉雖然東夫以蓋代之氣經世之才驚人之詩室其二享其一安知夫

天之不私夫東夫乎專其私尤其忍東夫其忍乎余至金陵之一月呼中男次公而告之曰東夫可念亟遠騎以書候之東夫答予書其詞充然自得其意泊然自樂寄書一編曰千岩摘藁屬予序之若未嘗窮且貧且疾者予媿謂次公曰東夫甚樂而不憂余淺之為丈夫也余何足以知東夫哉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樂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岩之工致皆予之所謂者云

雪巢小集序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論也然至如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花飛天空霜无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遐可追其卓不可跋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憫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其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

此有未易以理曉者予嘗摘此語以言景思曰  
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秘而  
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即人  
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  
島乎郊島之穷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  
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死寒  
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路之禍涯餗虽  
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  
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  
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

少游貶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  
天下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  
黃秦不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秦不幸王  
蔡之誅而天下万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  
万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  
何如也且彼之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几何而今  
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  
此今与日月争光可也然則孰可顧孰不可顧  
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  
而吾之穷有甚于郊島黃秦吾何幸得与郊島

黃秦同其窮而不与涯餽王蔡同其達而子為  
我顧之乎且吾与詩人同爭夫天之所斬是天  
之橫民同犯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  
宜以積政既与詩人同為橫民又欲不与詩人同  
受橫政可乎余賀之子既死遺力以取所斬死惧  
心以犯所惡死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為君惜  
延之為過也余奔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  
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  
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  
為余問之

順寧文集序

余紹興己卯之冬負丞永之零陵則聞有大夫云  
為永之決曹椽以与太守爭議獄而棄官去者曰  
刘子駒余固起敬恨未識也偶張敬夫談問及  
子駒敬夫曰子駒之去无所于歸亦无所于食  
則之其先人之墓次而廬焉嘗有帥桂林者  
是時秦太師之勢震天下帥其客也一日因見  
賓贊寓公集府廷則大唱曰某日之夜去城  
一舍所其驛曰秦城者有光屬天某願与諸  
君賦将以聞焉坐皆曰唯。不賦者二人曰

李成叔其一則子駒也余益起敬。夫曰子駒  
行且坐此未几果來魏國忠獻張公時尚居館  
士于此也余于是初識子駒其容寂如也聽  
其言藹如也初若不可親而久若不可離其殖  
拳原委茫乎有所不可穷而其論事根據確乎  
有所不可易余猶記其一二如謂渡江以交立  
法端有至當者若大比試藝之日天下郡國同  
以仲秋之望是以使立法皆然豈簡而易守余  
每思斯言每怀斯人也子駒沒後十有三年余  
官于金陵子駒之犹子无玷遺予書曰伯父有

文二十卷文目曰順寧集湘中李者欲屬士人  
刘光祖刻枣以相傳矣而未有題號其指篆者  
伯父之交游尽矣惟在君耳君其毋遜余得其  
文集且披且吟則見其文之似其容其味之似  
其言仲尼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子駒之謂子  
子駒名芮河澗人忠肅丞相之曾孫讀易先生  
之孫其孝盖得之孫奇父尹和清終官刑部員  
外郎湖南提點刑獄卒年七十有一大抵子駒  
長于嗜古而短于諧今工于料事而拙于售世  
遇合之詘而幽独之流靡之憎而強毅之悅故

其落、而其心優、云

唐李推官披沙集序

予生平百无所好而独好文詞好如好色也至于好詩又好文詞中之尤者也至于好晉唐人之詩又好詩之尤者也予于天下士大夫家傳唐人詩數百家多至千百篇自謂三百年間奇珍詭宝畧无遺矣晚識李蕪孟達于金陵出唐人詩一編乃其八世祖推官公披沙集也如某後却无語別來長独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辺春如月明千嶠雪灘急五更風如烟殘

徧有燭雪甚却无声如春雨有五色洒来花施成如雲巖山色晴還媚風約溪声静又回如未醉已知醒後憶欲聞先為洛時愁盖征人凄苦之情孤愁窈眇之声騷客婉約之灵風物荣悴之景所謂周禮尽在魯矣讀之使人發融冶之騷于荒寒无聊之中動慘戚之感于談笑方懌之初因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其果絃絶而不能煎膠欤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后有不能詩之士有曹丕火院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桓灵宝衰梨之論也或曰推官之

言子能办之子之言将使誰办之曰嗟乎後世  
有曹允其室推官公允已矣子則有憂矣不然  
推官公其已矣子何憂哉推官諱咸用唐末  
人也孟達請予序之孟達亦能詩有推官公  
句法云

### 通鑑韻語序

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之書孝者讀之孰不有  
席卷篇帙包奔事辭囊括百代并吞千載之心  
然其涯也浩則其記覽也衆其緒也紛則其誦  
數也苦此學者通病也臨川黃君日新齊賢

陟彼藥山瞻彼令芳既擷而擔之復導而浙之  
既磴而屏之復探而劑之奔二百九十四卷之  
書一千三百六十四年之事而納之于四言之  
詩目曰通鑑韻語既成以詩走六百里緘其  
副寄予且介良齋先生之書求予序之予曰  
是書不出而傳孝者是書苟出而傳孝者可  
以咏可以弦可以欣可以慨昔也病記覽之  
艱今則艱者夷昔也病誦數之苦今則苦者  
憚然則亦矣三十年成之之勞孝者一日享  
其逸也齊矣死負于孝者矣

誠齋集卷第八十二

序

石湖先生范公文集序

予疇昔之晨与客坐堂上遙見一健步黃衣負一笈至庭下呼而諏其奚自曰自參公政范氏發其笈公之文集在焉索其書讀之則公之子萃叩頭請曰莘不天不自賈越而先公一夕奄忽棄去孤莘欲死而不敢者先公付託之重任在方先公之疾而未病也日夜手編其詩文數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年成集凡若干卷逮將易簣執葦手而授之且  
曰吾集惟江西楊誠齋與吾好且我知微斯人  
疇可以囑斯事小子識之若幸則何敢請而先  
公之治命不敢墜惟先生哀而諾之予執書抱  
遺編而泣万里與公同年進士也公先進至為  
朝廷大臣與天子論道癸坐席堂進退百官而  
万里環堵荒寒之士也何敢與公友公不我薄  
陋而辱友之万里不敢拒公亦不敢以執政俟  
公也今恐死丁寧之託其敢辭初公以文李材  
氣受知 壽皇自致大用至杖漢節使強虜即

其庭伏窮廬不肯其袖出私書切責之君臣大  
驚有自昏閉之屢竊樞位之臣者其勢方震赫  
公沮之竟不奉詔而去其所立又有不凡者矣  
若夫剡心于山水風月之場雕龍于言語文章  
之圃此我輩羈窮酸寒无聊不平之音也公何  
必能此哉古語曰爭名者必于朝爭利者必于  
市二人者使之以此易彼二人者其肯乎哉办  
不肯也不願也亦各樂其樂也詩人文士挾其  
所學足以敵王公大人之所樂也不啻也犹將  
愈之故王公大人无以教夫士而士亦无所折

于王公大人今日乃自屏其所可樂而復力爭夫  
士之所志樂所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其不多  
取乎然公之詩文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風神  
英邁意氣傾倒拔新領異之談登造極之理  
肖然如晉宋間人物他人憂吃而不能出  
諸口者公噴呻噫吹之間粹然談笑而道之則  
其詩文之工豈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謂也哉  
甚矣文之難也長于臺閣之體者或短于山林  
之味諧于時世之嗜者或離于古雅之風戕奏  
與記序異由五七與百千不同調非文之難兼

之者難也至于公訓誥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  
杜牧之刻深騷詞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則柳  
子厚傳任俠則大史迂至于大篇決流短章歛  
芒縟而不釀縮而不窘清新婉麗奄有包謝奔  
逸雋偉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一唱之鳴  
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內詩人不過三四而  
公皆過之无不及方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  
人者而于公獨歛衽焉于是文士詩人之難  
者易伯老兼矣其不盛矣乎嘻人琴今俱  
亡矣廣陵散今此声遂絕矣惠子不生莊

子不死復何道哉公之別墅曰石湖山水之盛  
東南絕境也 壽皇嘗為書兩大字以揭之號  
石湖居士云公諱大成字至能世為姑蘇人其  
世次言行或官則有少保大觀文大丞相益  
國周公之銘詩右

羅允中尚書集說序

六經易之外惟書最古而其事最明其詞最直  
其道最物行也然自伏生以放子學者每病乎  
通之難者何也訓詁家者流曰象文有類義也  
有比不釋其類某肖也不解其義其比某若也

其孝能使人由類以釋象由比以解義及膠者為  
之若問津焉取信于言者之味而不取至于行者  
之趾不迷焉則窮焉義理家流者曰訓詁糟粕也  
義理精醇也守訓詁忘義理是謂 糟粕而忘精  
醇也其孝能使人自流而沂源及澆者為之至指  
秫稻為糟粕而水泉為精醴廢秫而飲泉以求旨  
酒之味可乎師傳家者流曰授以般矣必秋而况經  
乎其孝能使人不以今薄古不以已廢人及蚩者  
為之如徐傳野葛張老食堇之方秘而藏之他  
日遇疾出而試之有不殺人者乎必會家者流

曰道欲自得其有承者虽尽善犹非自得而况未  
必尽善乎其孝能使人見独而超詣及鑿者為之  
如幼人之吐火可曜不可以不燎也今有人合是  
四家者流而一之為訓詁而不膠為义理而不鑿  
為師承而不蚩為心会而不鑿去四家者之短而  
集四家者之長使孝者兼四家者之善而愈四家  
者之病其惟吾友羅惟一允中尚書集說之書乎  
尚書集說者集諸家之說也自孔氏疏义而下  
八九家與焉大抵存其大槩而通其精微去其  
牴牾而合其通達至于文义自相矛盾者則又

出已見以補其缺易其說以達其意如論正錯  
之說謂賦之有正者以九州相推比言也賦之  
有錯者以四州相推此言也如論三江之說謂  
天下之物皆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散于  
五行五行散于万物其本一也其本既一其  
豈有不合哉如論伊尹放太甲之說謂伊尹初  
未嘗放其君曰放者使君居憂于外古无是礼  
以明天下之大法也盖太甲之縱欲敗度女子  
小人違之也居憂于桐女子小人不得以熒惑  
之矣三年則奉之以歸故夫子序書不曰

思庸復歸于毫而曰復歸于毫思庸如論有  
一于此亦或不忘之說謂譬之一身五臟六  
腑其一受病則五六相傳三六皆傳則死一  
心之病亦猶是焉愛身者不可以一藏之病  
為未必死而不惧愛國者不可以一事之失  
為未必亡而不憂此說子元愛之可以為有  
國者之上藥已足皆先儒所未有之說而允  
中之所自得者也允中自叙謂去古愈遠前  
聖賢雖不可作而受中秉彛根于心者不可  
泯也惟一豈敢多遜哉士友皆謂其言信而

非矜云

送郭才奉序

人之聰明有不用死不用而不達在不用  
用而不達咎在不精用而精而達物何堅而  
不攻理何幽而不窮哉今夫日星行于天漏刻  
製于人製者有限而行者无穷也而精于數者  
乃能以吾有限之器而推夫无穷之行然則天  
亦不能逃于人乎哉吾友郭克明之子才奉書  
示也以其文授徒為生產作業今乃得取中丞  
張平子之孝製一器于此而畫天行于彼使夫

二曜五緯二十八經崑崙磅礴于三十万里之間  
其行北上也常也變也皆不遁吾盈畫之器是  
何從而來哉曰古人之法也然古人之法常  
存而古之意不傳何也豈非吾之聰明有用  
有不用有精有不精故耶才吝所謂用其精  
聰明而精者也然則以吾之聰明而用以求  
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吝而曰有不達  
者可乎然彼之吝宜難而易此之吝宜易而  
難何也予于是乎有感

杜必簡詩集序

吾州戶曹掾趙君參法以公事行果因訪予于  
南溪之上贈予七言古詩一篇命意高秀下語  
有氣力予驚異焉則勞之曰豫章代出詩人今  
君家進矣山谷江西之派今有人矣吉州司戶  
官雖小曾屈詩人審言予于趙君云君曰寒  
廳有此詩人而无其集非闕典歟近已旁搜還  
撫得其詩四十二首將棗印以傳諸好詩者耳  
以為寒廳之宝玉大弓願得先生一言以伸其  
說于謝曰逢澄江而不敢詠者詩人畏謝公曹  
也予于必簡独无畏乎必簡先矣予後吝一也

唐人詩因朝諸公尚宗之况予乎二也必簡之  
師其競一甚又有少陵以為之孫詩人之憂盟  
死是孫有是祖予犹畏之况逢是祖挾其孫乎  
三也鳥无世鳳獸无種麟王仲壬自以其言為  
至矣然山谷之父少陵之祖可曰孝无種乎今  
規必簡之詩若牽風紫蔓長即水符牽風翠帶  
長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峯雨  
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  
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孫之詩  
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于往來花不發新

旧雪仍殘如愁思着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还  
人如飛花撓独愁皆佳句也三世之久莫与京  
也宜哉然則仲壬之言必未然也然必簡之后  
有子美而子美之后宗文宗武皆无聞焉則仲  
任之言夫豈不然乎哉趙君其為我商焉

定齋居士孫正之集序

大江之南郡國以多士名者莫廬陵若也每大  
比與能士之群試于有司者至于盈數盖有过  
之况不及也故以儒名家而世業者尤多其間  
如庐陵印岡之羅吉水蘭溪之魯龍泉之孫又

世于儒之尤者也至于近年收科相望者羅氏七人  
魯氏四人而孫氏三人孫氏視二氏若加少然二氏  
者或散而群從至于同產三人相繼收科者惟羅氏  
之仲謀仲謨仲憲及孫氏之從之止之會之而已此  
文盛之尤者矣然士之盛者羅氏之一人今為二千  
石魯氏一人為二千石一人今為右史而孫氏則一  
人為二千石一人為天官少宰豈不又盛矣哉孫氏  
三人以文行相高以声名相摩將皆光顯矣而正之  
独不幸蚤世豈不甚痛矣哉始予與從之尊公立誼  
大夫同荐于鄉既又與從之同荐相識最早晚乃

識正之于中都是時歲在辛卯正之來詣太常  
奏名試集英殿下考官因子監司業林謙之得  
其所對制策驚曰此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之作  
也將置之異等而其中用魏鄭公名遂不果然  
林公見予每屢歎也正之自是名滿中朝都士  
以不識為恨正之既與予別季日益進文日益  
奇名日益著其文雅而肆工而不凋多至百千  
言寡至數語皆切于理不迂于事適于用不  
惟其詞讀之沛然若決九川距四海有不可  
禦之勢徐而察之无一詞半語越準繩踰律



今者此集是已淳熙戊申予與從之同在三館初  
得之既喜其文復悲其人不幸而未有逢也未有  
逢可也未有逢少假之猶不可與既无逢于人復  
无逢于天子是以重悲之後竟斯文者必有與予  
同其悲者矣必有悲之甚于予者矣雖然同歸于  
尽物之究也使正之之富貴壽考得志于一世其  
究不歸于尽哉彼皆歸于尽此独有不尽者予又  
何悲焉正之名逢年正之其字也享年四十有五  
終宣政即南安軍上犹果令自号定斋居  
士云

眉山任公小醜集序

紹興丙子 高宗皇帝屬精更載震乾剝總攬  
福威四闕言路廩上乎慶曆元祐之未逮也而  
士習坏噴噤莫先發眉山任公來自方曆詆諸  
公移書執法詭以死義其言劇切痛心刮骨見  
者朗誦聞者通告傳之紙貴于是任公之名一日  
滿四海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想見其風采予  
時為贛之掾曹既恨不得端拜其人而師尊之  
又惟當時未有用之以成唐虞而登禹湯後三  
十年予為丞相府長史而公之子今安新寺丞

清吏時為長掌故一見定交首問公无恙則  
已印世久矣問公終官何魯則内不过奉常簿  
正擢尚書郎外不过詳刑使者而問公之文集  
則網羅放失詮次未就也蓋予之昔恨有未以  
釋之而反增益之也予于寺丞公别又十年今  
三月七日寺丞公自新安不遠二千里走兩騎  
以抵予書曰執事嘗問先集今已編就矣執事  
既愛敬先君歎恨不置愛其父及其子愛其人  
及其文今以一編寄執事執事愛之執事不序  
之不可也予再拜而三讀之蓋其五七邃于追

古其四六閱于騁步其千百長于論事大抵書  
文孤峭而有夙稜雄健而有英骨忠慨而有毅  
氣蓋將与有唐之貞元元和本朝之慶曆元祐  
諸公競轡而先路非近世陳、相因累、隨行  
之作也或謂以公之矣且文而不遇惜也有三  
病焉其賦性病太剛其立朝病太直作文病太  
奇是公之三病也然此三病者他人病其一犹  
足以高一時而名後世况于三乎公今病其三  
然此以不遇固也然使公于斯三病者去其一  
而其名減去其二而其德衰去其三而其傳泯

則是去三病而得三病也公諱尽言字元受忠  
欽公諱伯雨之孫待制公諱象先之子至清叟  
家孝不替今四世云

三山陳先生樂善序

宋自藝祖基命順應天人太宗集統清一文  
軌貞宗懿文倬彼雲漢仁宗深仁天地文德  
英宗廣淵克肖四聖至于神宗屬精失綱發憤  
主道丕釐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大成出百士  
而孤雄声名文物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六經  
之傳楊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豐

之豐隆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  
休聖意作為樂書一百五十卷其弟太學博  
士臣賜作為樂書二百卷然未就也至哲  
宗時祥道以禮書獻至徽宗將賜以樂書獻  
中更多難二書見之者鮮焉今年二月丙子朝  
奉大夫權發遣書抵万里曰岐李值荒落稽古  
刺徑岐則豈敢然幼師先君樞密嘗因詩業而  
問焉曰士奚若而成于樂先君曰聖門之李驟  
而語未可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則有鄉先生  
陳公晉之樂書在小子志之自是求其書老而

後得舒鼎昭兆不足為古璫等紀羸不足為珍  
然不敢私也是用刻東与夸者公之願執事發  
揮而潤色之以詮次於先生序篇之左俾夸者  
有稽焉万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蓋遠自唐虞  
三代近逮漢唐六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百氏  
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于鄭  
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  
忽乎先王金鐘天球之音鏘如于左右也粲乎  
前代鸞羽玉戚之容躍如于前後也後有作者  
不必求之于野証之于杞宋而損益可知焉讀

之至女樂之篇曰女樂之為禍大矣夸人遺魯  
孔子行秦人遺戎由余去晉出宋禕常疾愈虞  
二人邦政辭則執編而歎曰鏗哉言乎其有國  
者之膏盲而匡國者之玉禮丹砂乎斯人也  
不有斯疾也上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服斯  
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吐斯藥也无  
次矣

澹庵先生文集序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  
未能或之復也紹興戊午 高宗皇帝以 显

仁皇太后賀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  
孔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相宰在廷大驚金虜  
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  
有人奉 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  
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後  
人疑之以為說士之夸詞以今揆古、為夸以  
今觀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  
宋之安強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  
之人聞之者烏知其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  
者乎亦以為夸未可知也若今人親見先生之

事則誰以為奢者今事之夸与否可信与否不  
較也使後之人无所疑于古之人者先生於今  
不信古矣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死不信  
矣逢其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先  
生之文肖其為人其議論閎以遠其記序古以  
訓其代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  
舐斥時宰誕冥嶺海愁沉酸骨飢蛟血牙風呻  
兩喟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者宜介於  
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  
奇云至于騷詞涵茫蘄萃鉢剝刻屈扶天之幽

洩神之瘦禍曜而不瘳恫愀而不愁自宋玉而下  
不論也雲約以人一人而已是數者得其一犹足  
以行于今而傳于後而况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  
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澣与其族子渙族孫秘  
裒輯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庵文集欲刻板  
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过池陽太守蔡侯必  
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李周  
南振董之李校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守  
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棫踵成之嗟乎先生功被  
於中國名振於夷狄文範於李者李者得其片

言半簡犹宝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  
三侯独能刻而傳之以惠學者夫先生此集為之  
百年而始成使李者得之今乃一日而尽見三侯  
之用心可不謂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  
又賢矣哉万里嘗李于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  
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  
經者无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盖淵矣乎而万里  
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人諱詮字邦衡澹庵其  
自號也若其世繫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  
書于神道碑矣

龍湖遺藁序

予嘗覩本朝登科記自達隆以放于今日其中甲科在前列十數人者其不至于公卿者不加多也姑无望其至于公卿也其不至于臺閣也其不至于部刺史二千石者又不加多也不以其遴之艰故擢之岐与吾友衡陽段昌世字季成以達學儒先起草萊奉淳熙乙未大對有卓詭切全以忠言當聖心者擢第在甲科之四不寧惟十人之前而已不曰遴之艱歎然同年生其前乎季成二三人或持鈞樞或掌絲綸而季成独不幸蚤古終

官于水衡都内而止耳哀哉季成天之生斯人也其无意耶而才且賢謂无意不可也其有意耶而不位且不年謂有意不可也豈其前之不可者天而後之不可者非天耶抑前之不可者非天而後之不可者皆天或皆非天耶哀哉季成：既没其子光朝詮次其詩文得十四卷曰龍湖道藁予嘗与季成同朝且同官又嘗唱和詩卷其詞清婉而其文清潤讀其集見其人了在目中而其亡久矣其人亡其文存其人豈亡也未可輟卷而永慨也夫

存齋覽古詩斷序

或問孰士難曰靜難有人乎曰有誰與曰枯蒼何公德器何由知其靜曰予嘗與公同朝嘗詳現而審察之矣他人有心我欲知之彼烏知之蓋其發在意其達在 其著在詞有弗干 之意必忤有弗逆 之色必改有弗競 之辭必拂欲揜之能乎弗能也若何公者求其斯三者而不見其一也非靜者與或曰異乎吾所聞矣吾聞何公于之无忤意而意有威於三兵違之无改色而色有凜于秋霜競之无拂辭而辭有厉于烈風何公亦有動矣靜者然乎哉予固心

疑之而未有以釋之今年九月公之子金江宰子穎以公所著之書覽古詩斷者遺予且命予序之予披而讀之蓋上自三代下訖五季其間天下國家大事君臣父子之大義其治亂其得失其淑慝其正邪其倬然者公以一弗以議為也有至善晦于裏而不自于其表大惡伏于隱而莫覲于其顯當時后世不可得而知者公皆擿之于策書之外暴之于天日之下揭之市朝而公之以蒙答予驚且歎曰予之知公淺之為知矣或者之言信矣雖然或者之言則信而或者之知公抑又淺于予也夫斷古之書非靜者作



之莫能也靜故明。故決明則不惑決則不迂是書  
也其在六藝其深于春秋者耶其靜之至者耶因書  
其說以答子穎德器諱侑存齋其自號也子穎名其  
賢有父風云

誠齋集卷第八十二

